

元氏長慶集

冊四

元氏長慶集卷第四十四

制誥

授楊元卿涇原節度使制

授牛元翼深冀等州節度使制

授牛元翼成德軍節度使制

授韓臯吏部尚書趙宗儒太常卿制

授趙宗儒尚書左僕射制 授韓臯尚書左僕射制

授李絳檢校右僕射兼兵部尚書制

授楊元卿涇原節度使制

門下士之捐妻子冒白刃勇於爲國輕於爲身貢先見之明於羣疑之際者大則書竹帛以示後次則建麾棨以臨戎功不見圖則勞者何勸忠不見賞則勃者何誅聿求其人用激爾類守右金吾衛將軍權句當左街事楊元卿衣冠貴胄文武長材嘗求三略之師恥學一

夫之敵是以陷豺狼之穴履尾甚危蓄鷹鷂之心卑飛待擊請分金以間楚願奉璧以伐虞身以智全家因義喪誅蔡之始實有力焉及典方州尤彰績効自居環尹益茂勳勤西旅未平寔資良帥拔於不次式佇奇功爾其闢我土疆謹我封守視我士卒如爾子攘我夷狄如爾仇勉竭乃誠以敷朕意珥貂持簡用示兼榮可朝散大夫檢校左常侍使持節涇州諸軍事兼涇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四鎮北庭行軍兼涇原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勳賜如故主者施行

授牛元翼深冀州節度使制

門下鷹隼擊則妖鳥除弧弓張則天狼滅湯沐具而蟣虱相弔針石熾而癰疽立潰苟得韓盧而示之狡兔則可備俎豆而俟於脯醢矣復何憂於越逸乎夫將者亦蟣聚之湯沐而渠魁之韓盧也我得之矣又何患焉檢校右散騎常侍深州刺史牛元翼挺生河朔之間迴鍾海嶽之秀幼爲兒戲營壘已成長學神樞風雲暗曉衆推然諾已

任功名善用奇兵尤精技擊陳安之矛丈八顏高之弓六鈞或山立於軍前或肉飛於馬上而又謙能養勇孝以資忠雖膽力過人而心誠許國自常山作沴上將懼災慟哭轅門誓清妖孽羽書二奏駟騎四馳上請廟謀旁徵鄰援指期斬叛剋己圖功斷自予衷開懷用爾夫以爾之材力而取彼之凶殘是猶以火焚枯以石壓卵蟲臂拒轍鷄肋承拳萬萬相殊破之必矣而況於鎮之黎人皆朕之赤子爾之部曲卽鎮之卒徒聞爾鼙鼓之音懷爾椒蘭之德吾知此輩誰不革心爾其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無廢室廬無害農稼苟獲戎首置之藁街下以報忠臣之寃上以告先帝之廟則蚩蚩從亂予又何誅於戲殺人盈城爾其深戒孥戮誓衆朕不忍言再換蟬冠持新武節恩不虛授爾其敬之可檢校左常侍深冀等州節度觀察等使

授牛元翼成德軍節度使制

門下王庭湊山東一叛卒也非有席勳藉寵之資強大結連之勢一

朝驅朕赤子弄吾甲兵是猶以羊將狼其下必當潰其心腹而猶越月踰時莫見春其喉者豈非常山無帥趙子弟未有所歸耶翁而受之我有長畫某官某燕趙間號爲飛將望其旗幟者莫不風靡雨散圖而戰伐不可勝盡而又忠孝謹廉慈仁和惠愛養士伍均如鴈鳩鎮之三軍爭在麾下自領深冀殷然雷霆居四戰之中堅一城之守以少擊衆以智料愚鼓角不驚而梯衝自隕人願爲用寇不敢前掃吾氛煙捨此安往前所謂我有長畫莫若命爾以來鎮人是用益以二州超之八座帥我成德廉其四封爾宜來者懷之迷者論之老者視之幼者撫之狂者遏之逆者絕之惟是六者爾其懋哉可鎮州大都督成德軍節度使深冀趙等州觀察處置等使

韓臯吏部尙書趙宗儒太常卿制

勅今天下官人之道或幾乎息矣禮樂之用又安能施設於俗化哉是以選賢與能之柄或礙於胥徒冠婚喪祭之儀不行於鄉士蠹理

害教斯孰甚焉改而更張我則未暇就爲之制其在於選任素重之望以鎮之乎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韓臯銀青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趙宗儒等仕宦臺閣周環大僚或三四朝或五十載新進趨風之士更至迭處於將相間而臯等精義不渝物務尤勁事朕小子猶吾祖宗肆予冲人庭實彪炳夫銓鏡萬品不無勸勤蕭韶九成頗延頤養更用舊老以均勞逸至於官業非予敢知祇聽法儀庶用咨稟換保傅之重仍端揆之榮唯恐不多無以優異臯可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吏部尚書宗儒可守太子少傅兼太常卿事散官勳封如故

授趙宗儒尚書左僕射制

勅銀青光祿大夫守太子少傅兼判太常卿事趙宗儒昔叔孫通徒以綿蕤草具之功遂獲封侯之賞况朕始見天地初朝祖宗哀勵祇嚴不克是懼惟爾肇自清廟逮于還宮贊導法儀踰於四百俛伏趨

數訖無尤違夫何叔孫可用是比顧朕冲昧實賴老成不有甄陞孰  
明勤盡奉常正秩左揆兼榮六樂九儀興替在此無忘曷率已厚人  
倫可檢校尙書左僕射兼太常卿散官勳如故

授韓臯尙書左僕射制

勅夫一邑之政而猶資老者之智用壯者之決況朝廷之大得不以  
耆年重望居表正之地以儀刑百辟乎惟爾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尙  
書右僕射兼吏部尙書韓臯始以直言事代宗皇帝司諫諍復以文  
章政術事德宗皇帝爲舍人中丞京兆尹在順宗憲宗時出領藩方  
入備卿長逮于小子歷事五君勤亦至矣而又處權近之位未嘗以  
恩幸自寵於一時當趣嚮之間終不以薄厚見窺於衆目豈所謂徐  
公之行己有常而詩人之風雨不改耶日者銓覈羣才兼榮揆務頗  
煩倫擬有異優崇罷去職勞正名端揆俾絕積薪之歎且明尙齒之  
心凡百庶僚無忘咨稟可守尙書左僕射餘如故

授李絳檢校右僕射兼兵部尚書制

勅中大夫守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李絳昔先皇帝誨予小子曰堯時有神羊在廷屈軼指佞汝知之乎夫邪正在人焉有異物朕有臣李絳猶漢臣之汲黯也我百歲後爾其用之爲神羊屈軼斯可矣予小子銘鏤丕訓夙夜求思是用致理之初付授邦憲且欲吾丞相以降皆俾下之以示優□□□嘗命安其步武無爲屑屑之儀而絳屢以疾辭不寧□□□焉敢以勞倦之故煩先帝舊臣昔晉僕射何季玄病□□□猶命坐家視事張子孺拜大司馬仍令兼錄尚書則臥□□獨專於郡符端右可以旁綏戎政由古道也爾其處議□□勉居喉舌慎所觀聽爲人司南可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兵部尚書散官勳封如故



元氏長慶集卷第四十四

元氏長慶集卷第四十五

制誥

授王播刑部尚書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制

授杜元穎戶部侍郎依前翰林學士制

沈傳師授中書舍人制 崔稜授尚書戶部侍郎制

裴向授左散騎常侍制 崔郾授諫議大夫制

白居易授尚書主客郎中知制誥制

李拭授宗正卿等制 裴武授司農卿制

授王播刑部尚書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制

勅漢諸儒議鹽鐵者百輩終莫能罷以其均口賦利則貴賤盡征於王府矣而國家歲漕關東之粟帛以實京師亦重事也并是兩者非才勿居劔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中散大夫檢校戶部尚書兼成都尹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王播昔我憲宗章武皇帝梟琳於

夏擒闢於蜀縛錡於吳而又繼之以元濟師道之役十五年間蓋煩費矣然而費用饒而人不加賦朕甚異焉謀及耆艾以求其故皆曰蜀帥播是時司筦權者八年忠而能勤善於其職先皇帝咨訪委遇用之不疑下竭其才而上專其任也是用徵自益部授之刑曹復以舊務煩之式所以藉爾奉力之熟耳於戲知人則哲憲考能之顧茲不明敢有貳事爾其追奉先眷佐予冲人忠盡始終以服休命可守刑部尚書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散官勳如故

授杜元穎戶部侍郎依前翰林學士制

勅元穎昔我憲宗章武皇帝熏灼威名兵定八極大索俊乂以徵謀猷其在禁林尤集賢彥越正月夕庚子將弃倦勤付朕眇末乃詔元穎佑予冲人以導揚丕訓爾亦祇奉顧命咨授舊章輔釐哀憂俾克依據是夜而六宮承式厥明而百吏受遺草定法儀茲實賴汝官不稱事予懷慊然而又詞源奧深機用周敏授之以詔而益辦扣之以

疑而益明慎獨以修身推誠以事朕職勞可舉德懋宜升不俟踰時  
寧拘滿歲綸誥清秩版圖劇曹例無兼榮特以甄寵予以國士待汝  
汝以忠臣報予効乃肺肝司朕耳目可守尙書戶部侍郎知制誥依  
前翰林學士散官勳如故

沈傳師授中書舍人制

勅書云臣作朕股肱耳目言天下不可一人理也今國家崇建執事  
以任股肱妙選侍臣實司耳目股肱良則心膂正耳目審則視聽明  
苟非端人何以近我而朝議郎守尙書兵部郎中知制誥充翰林學  
士上護軍賜紫金魚袋沈傳師潔淨精微風流儒雅各俱道勝信在  
言前謙而愈光卑以自牧專對無不達羣居若不知而又煥有文章  
發爲辭誥使吾禁中無漏露之患而朕語言與三代同風勤亦至矣  
事我滿歲命汝卽真勉竭乃誠以輔台德可守中書舍人依前翰林  
學士散官勳賜如故

授崔稜尚書戶部侍郎制

勅朝議大夫權知尚書戶部侍郎判度支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崔稜  
惟朕憲考亟征不廷熏剔幽妖擒滅罪疾用力滋廣理財是切而姦  
臣乘上之急刻括以充其求帝用憫然思克憂濟乃詔南服傳置甚  
繁爾稜授以耗登之書俾陳生聚之術善於其職 嚴而不殘辟名  
用物者逃無所入滅私奉公者得以自明吏不敢欺人不加賦公費  
當其所則不吝上求非其故則不獻挺直廉厚真爲吏師試可甄明  
歲滿當陟朕保其始爾思其終始終不渝乃可用又守尚書戶部  
依前判度支散官勳賜如故

授裴向左散騎常侍制

勅周文王侍從之臣無可使結襪者我知之矣左右前後無非令人  
朕以將壯之年臣妾天下司其忿速其在於持重溫良之士以鑒之  
乎前陝虢等州都防禦觀察處置等使中散大夫守陝州大都督府

長史賜紫金魚袋裴向搢紳之徒言其閨門之行僅至於衣無常主  
兒無常父矣推是爲政仁何遠乎是以發自王畿至于陝服多歷年  
所終無尤違每移孝友之風以懲強暴之俗甘棠之下廉讓興焉予  
欲用爲垂璫夾乘之官以代吾盤孟章弦之戒不亦可乎守左散  
騎常侍餘如故

崔郾授諫議大夫

勅郾昔我太宗文皇帝以魏徵爲人鏡而姦膽形於下逆耳聞於上  
及徵沒而猶歎過失之不聞夫以朕之不敏不明託于人上月環其  
七而善惡蔑聞豈諫爭之臣未盡規於不德耶朕甚懼焉以爾郾端  
厚誠明濟之文學柔而能立謙而逾光命汝弼予式冀無過於戲宋  
景公一諸侯耳而陳星退之詞齊威王獨何人哉能辨日聞之佞爾  
其極諫朕不漏言可守諫議大夫餘如故

白居易授尚書主客郎中知制誥

勅先帝付朕四海九州之重尙賴威靈天下甫定思獲論議文章之臣以自左右俾之詳考今古周知物情而朝議郎行尙書司門員外郎白居易州里舉進士有司升甲科元和初對詔稱旨翱翔翰林藹然直聲留在人口朕嘗視其詞賦甚喜與相如並處一時由是召自南賓序補郎位會牛僧孺以御史丞解制誥職嗣掌書命人推爾先予亦飽其風猷爾宜副茲超異可守尙書主客郎中知制誥餘如故

李拭授宗正卿等

勅李拭韋虔度等明皇而下其屬未遠諸王在閤朕得其寒溫睿宗而上五十餘族長幼秩序盡委之於大宗正苟非能賢不敢輕授以爾拭踐履中外論倫古今主宗之盟綽有餘譽而執事者又曰殿中丞揔六尙以供名物當進圭進爵之時不敢虛位僉以虔度文學儒素旁通政經執憲南臺挺直不撓以之代拭允謂其良仍假左貂之冠加於宗正之首朕不敢無私於吾屬也拭可檢校左散騎常侍兼

宗正卿虔度可守殿中監餘如故

裴武授司農卿

勅農天下之本也故國有九列而司農氏居其一焉前代非牟融之  
循理康成之儒學不在茲選今海內無事思與公卿等樹立根柢以  
制四方是用外選方伯之善職者入補茲任謂之恩榮具官裴武子  
聞其先始以孝友書其國籍其後累有丞相爲唐名臣賢彥因仍代  
濟不絕武亦嗣其忠孝益熾家聲鬱爲元僚所至稱理嘗居內史屢  
入正卿自華至荆無非劇地鈐轄豪右衣食煢瘡嚴而不殘仁而有  
制鎮定南服予方賴之而亟請來朝因求內任嘉其戀我難奪乃誠  
假以秩宗之榮用制國泉之重費而不屈其在勉之可檢校禮部尙  
書兼司農卿餘如故



元氏長慶集卷第四十五

Blank lines for text content,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元氏長慶集卷第四十五

元氏長慶集卷第四十六

制誥

盧士玫權知京兆尹制 劉士涇授太僕卿制

裴堪授工部尚書致仕制

于季友授右羽林將軍制

邵同授太府少卿充吐蕃和好使

元宗簡授京兆少尹制 劉師老授右司郎中制

楊嗣復授尚書兵部郎中制

鄭涵授尚書考功郎中馮宿刑部郎中制

高允恭授尚書戶部郎中判度支案制

高允恭授侍御史知雜事制

伯耆授尚書兵部員外郎制

盧士玫權知京兆尹制

勅朕日出而御便殿召丞相已下計事而大京兆得在其中非常吏也誠以爲海內法式自京師始輦轂之下盜賊爲先尹正非人則賢不肖阿枉奏覆隔塞則上下不通假之恩威用警豪右具官盧士玟自居郎署執政者言其溫重不回守法專固副內史事物議歸之日者景陵將建龜筮有時予心怛然懼不克濟爾嘗倅職應其供求和而不同檢而不溢端於己事朕甚嘉焉試命元僚亦既不撓今圓丘甫及慶澤將施攘剽椎埋必有幸生之者案牘卒吏亦當因緣爲姦公費則多而利不下究惟是數者爾司其憂爲爾正名無吝操剽可權知京兆尹餘如故

劉士涇授太僕卿制

勅卿寺甚重不易其人其或以勳以親以報以勸又何愛焉檢校大理少卿駙馬都尉劉士涇去歲西戎跳入涇上京師戒嚴朕慨然有思廉頗季牧之志而習事者言爾父司空之在涇也築平涼等八城

二堡壘保定平原使涇人益樹麥禾以復后稷公劉之教十有六年  
犬戎不敢東顧朕聞其人思見其後果有令子在吾懿親與之討論  
自亦奇士鋪陳將略殊有父風訪其班資則曰亞諸卿之間嘗十年  
矣今乃除其憂服命以大僚豈惟報爾先臣榮吾戚里亦欲使緣邊  
諸將視其愛子爲我竭誠可守太僕卿駙馬都尉餘如故

裴堪授工部尙書致仕制

勅書曰冲子嗣則無遺壽者朕以眇末憲章祖宗是用錫于邦伯庶  
尹至于舊有位人式示知恩以期于理而裴堪等奉事先帝無非舊  
老更歷中外備有典刑以疾以年皆致厥政遺名自遂勇退推高並  
沐新恩例升榮級裨朕厥德猶俟安車可依前件

于季友授右羽林將軍制

勅具官于季友天子六軍必有材官欣飛超乘挽強之士在焉董之  
以威待之以信分八舍之衆寡均二廣之勞逸不吳不揚不掉不挫

皆將軍之命也是以李大亮上直禁中而文皇甘寢則心腹爪牙之任斯不細矣以爾季友時予舊姻念往興懷度才思用榮以服色列于藩垣爾其敬恭無替朕命可守右羽林將軍知軍事仍賜紫金魚袋

邵同授太府少卿充吐蕃和好使

勅邵同修好息人古之善政至於兵交而猶使在其間況西戎舅甥之國爲日久矣前命使臣洎介臣賈持節訃告且明不侵不叛之誠而洎等誑誤戎王爲國生事廢我成命咎有所歸而猶彼國君長戒吏乞盟無言不酬思有以報以爾同科甲言語職宣詞令備習地訓周知物情識汲黯之便宜得月氏之要領命汝報聘達予深誠夫用爾之直去其疎用爾之權去其詐用爾之剛去其忿用爾之慎去其疑繼魏絳之和奮由余之智使朕高枕無西顧之憂者在同此去同其勉之授以亞卿仍兼獨坐回無辱命賞有彝章可守太府少卿兼

通事舍人兼御史中丞持節充入吐蕃答請和好使餘如故

元宗簡授京兆少尹制

勅元宗簡劉約等敘彝倫節浮競必在於遷次有準以崇廉讓之風  
是以置員員限資考而猶幸得貪求之士不絕於埃唐間今古之常也聞爾等端靜  
廉雅行浮於名非公事未常至於卿相之門何其自持之優也內史貳秩重而不煩中臺諸郎  
清而無雜各勉榮授無移素風宗簡可權知京兆少尹約可行尚書  
司門員外郎並散官勳賜如故

劉師老授右司郎中制

勅侍御史內供奉劉師老郭行餘等曩者劉悟以全齊之地斬叛來  
獻惟帝念功始以鈇鉞棨戟玄纛青旗命悟建行臺於鄭滑得置軍  
司馬以下官屬妙選賢彥以司謨猷師老行餘皆以天子命爲悟僚  
介會悟遷領他鎮爾等寔來握蘭懷芸皆授清秩出入甄異又何加  
焉師老可尚書右司郎中行餘可守祕書省著作郎餘如故

楊嗣復授尙書兵部郎中

勅吏部郎中楊嗣復官天下文武之重事也兵部郎中二員一在侍從不居外省旁求其一頗甚難之而執事者皆曰近以文章詞賦之士爲名輩由此者坐至公卿閑達憲章用是稀少而吏曹郎嗣復州里秀異議論宏博宜其以所長自多然而操剽吏事細大無遺用副虛求允謂宜稱爾其試守茲任爲予簡稽苟能修明旋議超陟可權知兵部郎中餘如故

鄭涵授尙書考功郎中馮宿刑部郎中制

勅二帝三王之所以仁聲無窮績用明而刑罰當也尙書郎專是兩者疇將若予僉曰涵文無害可以彰善惡宿思無邪可以盡哀敬庶尹百吏之能否四海九州之性命用汝參斷汝其戒之夫刻則害善放則利淫滯則不通流則自撓惟是四者時考之難亟則失情緩則留獄深則礙怒縱則生姦惟是四者時刑之難八者不亂然後可以

有志於理矣朕所注意爾其盡心可

高允恭授尙書戶部郎中判度支案制

勅允恭書云明德慎罰明猶慎之況朕不德茲用省于有司之獄莫不伏念隱悼周知物情惟爾允恭告我祥刑罔不率協稽爾明効陟于他曹大比生齒之書仍掌折毫之牘戎車方駕物力未豐剖滯應期斯任不細推爾惟吝之意罔或失財用爾無害之文以懲刻下惟不欲過過則不速率是數者時維厥中可守尙書戶部郎中判度支案散官勳如故

高允恭授侍御史知雜事制

勅御史府不以一職各官蓋總察羣司典掌衆政副其丞者是選尤難而御史丞僧孺首以朝議郎守尙書戶部郎中判度支案飛騎尉高允恭聞於予曰允恭始以儒家子能文入官在監察御史時分務東臺無所顧慮爲刑部郎中能守訓典復以人曹郎佐掌邦計懸石



允釐撓而不煩簡而不傲靜專勤直志行修明乞以臺郎兼授憲簡  
雜錯之務一以咨之朕俞其言爾其自勉無俾僧孺狹於知人可以  
本官兼侍御史知雜事餘如故

柏耆授尚書兵部員外郎制

勅守起居舍人賜緋魚袋柏耆朕聞亟遷則彝倫斃滯賞則勞臣怠  
兼用兩者謂之政經夫南憲右掖至于中臺我朝之極選也俾爾環  
歲之內周歷茲任豈無意焉元和中盜殺丞相疾傷議臣齊冀之間  
交以禍端相嫁耆自青谿窖中提轉丸掉闔之書馳於諸鎮使承宗  
疑否隔塞一朝豁然納質獻地克終於善承宗既沒承元授事耆又  
將朕教告命于承元萬衆無譁一方底定此而不錄將何以勸凡百  
多士無急病之心可守尚書兵部員外郎賜緋魚袋

元氏長慶集卷第四十七

制誥

高釗授起居郎

班肅授尚書司封員外郎

獨孤朗授尚書都官員外郎

范季睦授尚書倉部員外郎

楊汝士授右補闕

唐慶萬年縣令

裴注侍御史

李珣監察御史

王永太常博士

李從易宗正寺丞

盧均等三人授通事舍人

顏峴右贊善大夫

荆浦左清道率府率

王惠超左清道率府率

高釗授起居郎

勅行而不息者時也久而不可泯者書也微史氏吾其面牆於堯舜禹湯之事矣尙書郎亦有會計奏議之重非博達精究之才其可以充備茲選乎高鉞何士乂等富有文章優於行實掇拾匡益殆無闕遺前以東觀擇才因而命鉞視其所以是見書詞俾伺朕之起居遂編之於簡牘不亦詳且實耶而士乂亦以久次當遷移補郎位允膺清秩無忘慎終鉞可守起居郎依前充史館修撰士乂可尙書水部員外郎餘如故

班肅授尙書司封員外郎

勅朝議郎前坊州刺史賜緋魚袋班肅馳競之徒能於寒暑之際不以憂畏移其薄厚之道者鮮矣聞爾爲祠部員外郎值吾黜姦之日遊其門者莫不跼竄奔迸懼懼其身唯爾私分不渝進退有素搢紳之論有以多之復爾中臺以厚吾俗勉慎其始無輕所從可行尙書司封員外郎餘如故

獨孤朗授尙書都官員外郎

勅殿中侍御史充史館修撰獨孤朗左拾遺韋瓘汝等皆冠圓冠曳方屨以儒服事朕朕甚偉之朗能彰善瘴惡屬詞可觀瓘嘗旅進廷爭極言無隱求所以補朕過失從而記之而又書丞相已下百執事舉措以爲來代法非爾而誰是用命爾遞遷諫列次補外郎竄定闕文裁成義類此仲尼春秋之職業也爾等自謂何如哉其可上下心手於愛惡是非乎朗可尙書都官員外郎依前史館修撰瓘可守右補闕充史館修撰餘如故

范季睦授尙書倉部員外郎

勅權知倉部員外郎判度支案范季睦野有餓殍不知發狗彘食人之食不知檢此經常之失政也而況於戎車未息飛輓猶勤新熟之時豈宜無備乃詔執事聿求其才乘我有秋大實倉廩僉曰季睦副予虛懷汝其往哉予用訓汝夫廉賈五之不爭之謂也出納必吝有

司之常也貳上下之價則茫昧者受弊雜苦良之貨則豪右者受贏  
惟一惟公乃罔不同惟平惟實乃罔不吉爾其戒之無替朕命可尙  
書倉部員外郎依前判度支案充京西京北糴使餘如故

楊汝士授右補闕

勅朕聞衮職有闕仲山甫補之蓋所以節宣天子之嗜欲而彌縫其  
不及也我國家設司諫署以神明其耳目凡在茲選實難其人監察  
御史楊汝士等文擅菁華言無枝葉更佐大府爲時聞人是用置爾  
於左右前後拾遺補闕苟言之而不用時予之不明或抑之而不言  
惟爾之不恪方我傾聽之始命爾司聽之榮各懋厥誠無悼後悔可  
依前件

唐慶萬年縣令

勅朝議郎守尙書比部郎中賜緋魚袋唐慶輦轂之下豪黠僇輕擾  
之則獄市不容緩之則囊橐相聚是以前代惟京令得與御史丞分

進道路以其捕逐之急也執事言爾慶權東池鹵生息倍稱布露飭散於羅落之間而盜賊終不敢近推是爲理真吾所求之劇令也無或畏避以艱悍嫠可守萬年縣令餘如故

裴注侍御史

勅諸道鹽鐵轉運東都留後兼侍御史裴注等法者古今所公共也一日去之則百職盡墜是以秦漢以降御史府莫不用剛果勁正之士以維持紀綱季代而還埋輪破柱之徒絕不復出朕甚異焉去歲以來比命御史丞爲宰相蓋欲慰薦人之不敢爲也爾等或以吏最或以學文當僧孺慎揀之初遇朝廷渴用之日又安可迴惑顧慮於豪黠而姑以揖讓步趨之際爲塞職乎可依前件

李珣監察御史

勅前監察御史裏行李珣比制多以詳練法理者行於御史府或滿歲卽真或不時署位亦試可之義也以爾珣文學周敏操行端方執

珍傲宋版印  
裏有聞俯以就制復爾故秩勉修乃誠可行監察御史

王永太常博士

勅前東都留守推官將仕郎兼監察御史王永朕明年有事于南郊謁清宮朝太廟繁文縟禮予心懽然雖舊章具存而每事思問求可以教諸生習儀於朝廷者有司以永來上永其勉慎所職無令觀聽者有云可守太常博士

李從易宗正丞

勅朝議郎京兆府士曹參軍李從易昔劉氏子孫在屬籍者十餘萬我唐光有天下二百餘年伯仲季幼子童孫可勝道哉第其賢能以次序昭穆皆吾宗寺之職也凡在選任每難其人以爾天屬謹良修明吏理檢身好學有儒者法儀宗長以聞朕不敢議承上莅下無忘敬恭可守宗正寺丞

盧均等三人授通事舍人

勅守門下省符寶郎賜緋魚袋盧均等辨色而朝百辟輯瑞以會萬  
方正錯立族談之儀宣注意登庸之命鏘鏘濟濟進退以時名爲侍  
臣以贊導吾左右者通事舍人之任也今郊丘有日事務方殷爾等  
各茂聲光副朕茲選宜膺寵命無廢國容可依前件

顏峴右贊善大夫

勅安邑解縣兩池權鹽巡官監察御史裏行顏峴古者公卿之子代  
爲公卿所以貴貴也況賢者之後死政之孤寧繫班資以礙升獎惟  
爾峴嘗與從父太師深犯蜂蠆毒螫之下太師沒焉爾之不回幸而  
能脫終超逆地來謁奉天列聖念功訪求太師之後有司昧蔽不以  
爾聞今朕將建東朝深思贊諭異時使朕愛子知忠孝之道如爾峴  
吾何患焉可守太子右贊善大夫餘如故

荆浦左清道率府率

勅奉天定難功臣壯武將軍行右清道率府率上柱國賜紫金魚袋



左龍武軍宿衛荆浦等初朕宅憂西朝祇受不訓爾或執攜金吾清道前馬或操摠戈戟立陛周廬星拱翼舒誰何不若迺詔超陟因及序常用報有勞且升久次各揚其職無弃厥司可

王惠超左清道率府率

勅奉天定難功臣壯武將軍守右內率府率充左街副使上柱國王惠超等率侍衛以導從吾於黃麾左右者皆東朝之勤吏也乘我出震之憂逢時作解之慶咸當序進式示加恩並列周防宜勤夙夜可依前件

元氏長慶集卷第四十七

元氏長慶集卷第四十八

制誥

崔弘禮鄭州刺史

元佑洋州刺史

袁重光雅州刺史李踐方大理寺丞

齊燮饒州刺史王堪禮州刺史

元顛杭州刺史

韓察明州刺史

韋行立處州刺史

王進岌冀州刺史

論倚忻州刺史

王元琬銀州刺史

陳諫循州刺史

萬璟皓端州刺史

趙真長戶部郎中兼侍御史

王沂河南府永寧縣令

吉旼京兆府渭南縣令

駱怡壽州長史

裴溫兼監察御史裏行充清海軍節度參謀

韓克從太子通事舍人 崔方實試太子詹事

李歸仙鎮州右司馬 齊煦華州定縣令

韋珩京兆府美原縣令

裴訥檢校尚書庫部郎中充河南節度判官

蔡少卿兼監察御史

李立則檢校虞部員外郎知鹽鐵東都留後

常亮元權知橋陵臺令 杜載監察御史

崔莛檢校都官員外郎兼侍御史

崔弘禮鄭州刺史

勅朕讀詩至于羔裘緇衣之章未嘗不三復沉吟蓋明有國善善之功且思舍命不渝之君子也春秋時鄭多良士是以師子大叔之政而羣盜之氣潛消聞穎考叔之言而孝子之心不匱山川在地日月在天今古雖殊人存政舉文林郎守相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賜紫金

魚袋崔弘禮操心尙氣餘力有文感慨風雲號爲奇士累更大郡備有休聲予聞則多未校其實侍中弘正以課來上書爲第一不有升陟謂之蔽能得於信臣予用丕允郊圻密邇美惡日聞爾其歌鷄鳴以自勤稽風雨以守度與我共理副其所知可使持節鄭州刺史餘如故

元佑洋州刺史

勅朝散大夫守京兆尹上騎都尉元佑風俗之薄厚由長吏之所尙也聞爾佑以甲乙科爲校書郎甚有名譽一朝以先臣不幸爲黜而自晦其身者二十年何其爲子之多也自歷朝序仁聲益彰不雜風塵而微猷遠洋州近郡美惡足以流京師將以慈惠廉讓之道長理之此吾有望於爾矣可使持節洋州刺史

袁重光雅州刺史李踐方大理寺丞

勅盧國郡賈平羌江帶岷峽關西南蠻經略之地也大理寺專獄狂

視刑書我國家生人之司命也任非其才爲患不細前鄜坊丹延等州觀察判官侍御史內供奉賜緋魚袋袁重光佐觀風於鄜時聞有能名前湖南都團練判官兼監察御史李踐方參練卒於湘中號爲柔立宜當慈惠之選且盡哀敬之心姑務勝殘無或枉撓佇爾布政叶子好生重光可使持節雅州刺史散官勳賜如故踐方可大理寺丞

齊嬰饒州刺史王堪澧州刺史

勅尙書刑部郎中齊嬰岳州刺史王堪等隸江之西饒爲沃野澧亦旁荆之劇郡而鄱陽有鎔銀擷茗之利俗用僇輕政無刑威盜賊多有沅湘間沉怨抑激有屈原遺風吏無廉平人用愁苦惟爾嬰洎堪等皆踐臺閣亟歷各部號爲良能俾分兩地之憂佇聽二天之謬嬰可使持節饒州刺史堪可使持節澧州刺史餘如故

元夔杭州刺史等

勅饒州刺史元顛等自天子至于侯甸男邦大小之勢不同子育黎元其揆一也是以郎官出宰百里牧守入爲三公此所以前代稱理古也近俗偷末倒置是非省寺以地望自高郡縣以勢卑自劣盤牙不解稂莠不除此有之患由此起今餘杭鍾離新安順政三有財用一隣戎狄將有所授每難其人以奠之理課甄明以弘度之奏議詳允以玄亮之學古從政以公達之守道立身僉命爲邦庶可勝殘而去殺矣敬奉詔條用慰煢獨可依前件

韓察明州刺史等

勅朕子育黎民保乎混一物之不至將我德澤流布于遠邇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前京兆府富平縣令韓察等久於吏職皆著能名昔嘗奉詔風聲尙在或歷居郊侍惠養有方命汝臨人勿違其俗夫明近於海鷗則姦生通理於巴急則吏擾沔當泄會滯則怨起推是三者引而伸之然後可以憂人之憂矣爾其勉之可依前件

韋行立處州刺史

勅守衛尉少卿襲邗國公韋行立聞爾貴遊之子也出入省寺二十餘年終無尤違斯亦鮮矣江南諸郡戶籍非少皆有賦入之難爾爲吾往理縉雲以宣朕化無虐憚獨俾傷惠和可使持節處州刺史

王進岌冀州刺史

勅元從奉天定難功臣行右羽林軍大將軍兼御史大夫王進岌冀方陶堯之所理也其俗質強有古人遺風兵興已來習爲奮武之地非勇毅仁隱之者不能兼牧其毗以爾戰伐居多班資已重副朕茲選必有可觀夫理亂繩唯緩之龔遂之政也忠信可以服暴強仲尼之言也率是兩者以臨其人吾無憂於千里之內矣式兼亞相周賁外臺可開府儀同三司使持節行冀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本州團練守捉使功臣勳封如故

論倚忻州刺史

勅前使持節守忻州刺史賜紫金魚袋論倚日者議鎮之勞例皆甄  
獎有美能必早聞其勤因以必爲忻州刺史會必隱惡彰敗不終其  
任司空度上言前刺史倚忻人懷之復換他守人用不協遂仍□□  
以復於忻勉居舊邦無替前効可使持節忻州刺史

王元琬銀州刺史

勅夏綏銀等州節度□□□檢校太子詹事王元琬河朔之間豐有  
水草爾能當事多以畜擾爲事吏二千石已上不能拊循競致侵削  
難其蹄角齒毛之異廉者半價而買貪者豪奪其良困於誅求起爲  
盜賊朕甚患焉近以戎臣祐旁領四郡奉宣詔條祐以元琬僉曰公  
幹乞爲圖陰罔或不臧貽祐之恥可使持節都督銀州刺史充本州  
押蕃落使餘如故

陳諫循州刺史

勅封州刺史陳諫倜儻好奇之士常患於不慎所從負累於俗過而



能改人其捨諸以爾諫敏於儒學志於政經自理臨封尋彰美化分憂是切滿歲宜遷始求循吏之才以撫遠方之俗爾其樹德朕不記瑕可使持節循州刺史

萬憬皓端州刺史

勅前順州刺史借紫金魚袋萬憬皓赦所以宥不幸也爾爲郡守無違詔條而以疾罷去非不幸歟今朕還爾符印俾臨高要之人守吾憲章憊則有辟可使持節端州刺史餘如故

趙真長戶部郎中兼侍御史等

勅臣藩洎逢吉尙書於陵所請劍南西川節度判官某官趙真長等皆以文學政事得參公選觀其列狀尉薦甚勤人各有知朕無不可矧以羊祜之風流盡在文翁之學校復興咨爾真長等無替令猷勉當毗贊淮河之師旅近息荆江之賦入素殷咨爾應等無瘳厥官以擾生聚各揚乃職用副朕懷真長可行某官依前充職應可某官充

戶部巡官勾當河南淮南等道兩稅餘如故

王沂河南府永寧縣令等

勅前汴宋亳穎等州觀察推官殿中侍御史內供奉賜緋魚袋王沂前宣武軍節度推官監察御史裏行范傳規等比制諸侯吏府罷則歸之有司以敘常秩近或不時以聞謬異前詔朕申明之以復故典而去歲司徒弘以沂等入覲因獻其能越在後庚之前且寵上台之請命汝好爵時予加恩勉字邦畿無虐黎獻沂可河南府永寧縣令傳規可陝州安邑縣令餘如故

吉收京兆府渭南縣令

勅前河南府登封縣令吉收畿邦之宰任得其人蓋有以乂我黎庶足以張吾京師也自輦轂在鎬灑洛務輕長命之善康東人者往往移隸內史今京兆尹季同以改有幹蠱之稱流聞于西遂陳換縣之求無替字人之術可守京兆府渭南縣令

駱怡壽州長史

勅前江州司馬員外同正員駱怡等一嘗而去其人則改行自新之徒蔑由進矣況吏議不一負累多門原涉不必終於廉夫而周處卒爲名士此亦曰曩時之明驗也爾等受譴既久省宥斯頻各勵日新以期天秩並復資品宜乎慎終可依前件

裴溫兼監察御史裏行充清海軍節度參謀

勅前洛陽縣尉裴溫等南極北向戶北至于桂林旁帶邕容分置征鎮而南海尤居劇地舊制輒得臨蒞諸管參酌庶務茲惟郡僚溫等受知於人爲報不易勤盡檢白可以無瑕可依前件

韓克從太子通事舍人

勅前河中府參軍韓克從聞爾之齒長矣而猶趨馳冉冉其何以堪今命爾爲東朝舍人以司贊引豈獨加之恩獎抑亦示其優容宜勤厥官以服休命可守太子通事舍人餘如故

崔方實試太子詹事

勅容州兵馬使試殿中侍御史崔方實蠻蠻之間有黃賊者陰竄窟穴代爲侵攘南人患之爲日固久而公素破其酋長大獲俘囚檄奏以聞朕實嘉尙是用錫其使者金幣器服而又試爲崇班俾耀遠人以勸來効可試太子詹事餘如故

李歸仙鎮州右司馬

勅成德軍節度衙前馬步都知兵馬使檢校右散騎常侍使持節澶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本州防禦使李歸仙去歲成德換帥之際人皆効忠惟爾職在轅門位兼符竹功實居最議當甄升而弘正以牧長親人遙領非便司武故事兼可理戎並仍帖秩之榮式遂上台之請可檢校右散騎常侍兼鎮州右司馬替元闕兼御史大夫餘如故

齊煦華州定縣令

勅齊煦等今一邑之長古一國之君也刑罰綱紀約略受制於朝廷

大抵休戚與奪之間蓋一專於令長矣然而天下至大百吏至衆吾安能以一耳一目觀聽其短長煦等皆奉詔條爲人求瘼慰薦於爾豈某等皆欺予各勉厥誠以臻於理煦可

韋珩京兆府美原縣令

勅韋珩等昔先王嘗災肆赦則殊死已降無不宥免而受賄枉法者獨不在數常常罪之以此防吏吏猶有豪奪於人者朕甚憫焉日者覃懷有過籍之賦使吾百姓無聊生於下非珩等爲吾發覺則吾終不得聞東人之疾苦矣今美原藍田皆吾甸內之邑爾其爲吾養理生息以惠困窮使天下長人之吏知朕明用廉激貪之意焉

裴詡檢校尙書庫部郎中充河南節度判官

勅守京兆府醴泉縣令裴詡等昔竇憲以元舅出征大開幕府以致賢彥是以銘燕然備勳籍用參畫也爾等佐劍斯任不細苟或無狀其思有尤可依前件

蔡少卿兼監察御史

勅容管經略左押衙兵馬使蔡少卿蠻之有黃賊者東南人之虺蜮也經略臣公素隳砮妖巢收復故地俾爾以如和縣等捷書來上道路悠遠其勤可嘉寵以憲官用光戎秩可

李立則檢校虞部員外郎知鹽鐵東都留後

勅李立則國有移用之職曰轉運使每歲傳置貨賄於京師其大都邑之中則委吏以專留事瀝洛之間蓋其一也而柳公綽言爾強白幹舉吏難其倫乞以臺省官假借恩榮俾專劇務勉服所職無忘謹廉可

常亮元權知橋陵臺令

勅常亮元等大宗正言爾等或親或能備識其行誠盡才辦可以修奉園陵吾先帝之衣冠所在夙夜思念哀敬不忘爾其盡恭以勗諸吏可依前件

杜載監察御史

勅杜載西旅違言侵坑縣道雖有備無患而予心惕然惟爾載奉捷潛奏乘駟以奔吉語亟來人用胥悅念毆攘之略誠在將軍獎飛馳之勞宜加憲秩歸語爾帥無忘乃庸可

崔旣檢校都官員外郎兼侍御史

勅崔旣等自元和以來有大勳烈於天下先帝賚予以保衡者唯司空度度亦齊慄祗畏不自滿大慎簡其屬毗于厥政惟旣及洙咸在茲選是用輟我紉察副其勤求惟爾敬玄舊佐藩服効誠于長議以序遷峨峨鐵冠鼎鼎銀印受之以任其樂所從可依前件

元氏長慶集卷第四十八

元氏長慶集卷第四十九

制誥

范傳式河南府壽安縣令

王炅兼侍御史

高端婺州長史

李昆滑州司馬

劉頗河中府河西縣令

王迪貶永州司馬

王悅昭武校尉行左千牛備身

崔適翊麾校尉守左千牛備身

姚文壽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

徐智岌右監門衛將軍

邵常政內侍省內謁者監

宋常春內僕局令

青州道渤海授金吾將軍等放還蕃



青州道渤海等授諸衛將軍放還蕃

令狐楚等加階

蕭俛等加勳

蕭俛等加封爵

李逢吉等加階

李光顏加階

王仲舒等加階

郭釗等轉勳

武儒衡等加階

崔元略等加階

胡證授定遠將軍

諸使收淄青敘錄將士等授官爵勳

劍南西川節度使下將士敘勳

鄭氏封才人

七女封公主

王承宗母吳氏封齊國

太夫人

范傳式河南府壽安縣令

勅范傳式御史府多以法律見徵苟覆視之不明於薄責而何道傳式在先朝時嘗爲監察御史會孫革以廐牧競田之獄來上朝廷意

其未具復命傳式理之不能精求盡以前使岐人衆來告我職爾之由須示薄懲用明失實嗟乎長人之吏信在言前當革非心無因故態過而不改寧罔後艱可

王昶兼侍御史

勅王昶等乃祖乃父勤勞邦家佐吾先臣相國捍患摧兇世爲勳籍故吾聞成德諸將心猶悚然爾等初喪元戎能以整送迎新舊之際不無夙夜之勞言念功庸宜升秩序憲署命之崇班特示加恩匪用彝典可依前件

高端婺州長史

勅高端等周官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斯亦賞勞之也爾等皆執藝術待詔公車和六飲六膳以會其時察五色五聲以知其變朕嘗因苦口必念沃心每思藥石之臣咸聽肺肝之語凡百多士無以美疚愛予因爾厥官用警有位

李昆滑州司馬

勅李昆曰者王承元以成德喪師之狀來告爾實將之能 承元之意上通朝廷之澤下究昆有力焉將議獎勞是宜 秩郡丞憲吏用表兼榮可權知滑州司馬兼監察御史

劉頗河中府河西縣令

勅劉頗朕以自鄜而北夷夏雜居號爲難理乃詔執事求 以綏懷控壓之者皆曰頗在茲選且言其伐蔡之役常參 於懷汝之師部分弛張允協軍政遂命試領銀州郡事衆 寧附邊人宜之連帥以聞議請甄獎河西近邊擇吏惟精勿吝牛刀爲我烹割可

王迪貶永州司馬

勅王迪爲吏不廉受賄六十餘萬據其贓罪合寘重條言 以爲伐蔡之時陷其家屬適遭蜂蠆並爲鯨鯢尙念爾于茲當從未減議遷郡佐無忘悛心可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仍所在驛發遣

王悅昭武校尉行左千牛備身

勅執千牛刀以侍奉吾左右者命子弟之選也莊憲皇后姪王悅等或勳戚蔭餘或公卿貴胤佩鱗有趨蹌之美釋褐參侍從之榮勉奉我朝廷之儀敬順爾父兄之教可依前件

崔適翊麾校尉守左千牛備身

勅三品子崔適等左右備身在吾旒屨之側非貴遊子弟之可親信者不在選中爾等閎閱甚崇教誨斯至事我猶事父畏法猶畏師勿惰勿佻以期無誨斯可與成人並行於朝廷矣可依前件

姚文壽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

勅姚文壽出入中外備嘗劇職靜以自勝高而益謙先皇帝以其忠愿謹信知書有文每決務宮中付以密命已事而復終無漏言朕方藉良能奪其情禮起自哀疚命爲監臨和而有常威而不侮修身處衆兩得其宜憂服旣除庸功可獎崇階厚秩兼以命之無忘慎修用

副毗倚可冠軍大將軍行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封賜如故

徐智爰右監門衛將軍

勅徐智爰邠之地后稷公劉之所理也俗饒稼穡土宜六擾內扞邠圻外攘夷狄故吾特命禮樂詩書之上將俾爲長城立監臨戎亦慎茲選以爾自更事任已著公方端介而不失人心謙和而能宣朕命寵以將軍之號仍加內省之榮復職舊藩勉終前効可雲麾將軍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餘如故

邵常政內侍省內謁者監

勅天子有內諸臣所以參侍奉備傳達而將外諸臣之復也其或久更事任績効甄明者必擇其良能而分命焉元從興元朝議郎行內侍邵常政等或扈從於艱難之際或服勤著廉善之名宜序班資用優階秩夫奠東司而臨象教爾無忘於肅清將成命以察戎行爾無忘於畏慎正闈闔以親賓客爾無忘於敬恭行是三者可以長守其

祿位而不離於榮近矣各揚爾職稱朕意焉可依前件

宋常春等內僕局令

勅近制選內臣之善於其職者監視諸鎮蓋所以將我腹心之命達于爪牙之士也宣義郎行內侍宋常春等皆以謹信多才得參侍從更掌上府尤見吏能守官無毫髮之瑕勵己有冰霜之操跡其聲實可備監臨汝其往哉子用訓爾夫處衆莫若順犯衆則不安約身莫若廉奉身則不足推是兩者引而伸之然後入可以近天子之光出可以護將軍之旅矣罔或失墜以貽後艱勉當柱國之榮無忘立表之誓全寶可宣德郎行內侍省官闈局令員外置同正員常春可徵仕郎內侍省內僕局令員外置同正員

青州道渤海授金吾將軍等放還蕃

勅慎能至王姪大公則等洲東之國知義之道與華夏同風者爾輩是也冒越深阻和會于庭子嘉乃誠命以崇秩用奮威衛保爾恩榮

無怠無違永作藩服可依前件

青州道渤海等授諸衛將軍放還蕃

勅大定順王姪大多英等我十有二衛將軍以率其屬皆匡備左右爲吾近臣自非勳庸不以輕授以汝各贊琛寶勞於梯航俾耀遠人宜示恩寵歸撫爾類知吾勸來可依前件

令狐楚等加階

門下朕聞君法天大臣體君命數名等威上下以兩昔漢丞相金印紫綬黃扉黑轡亦所以異車服於百辟也今朕宰相階級不稱甚無謂焉旣當行慶之恩宜用加崇之典守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紫金魚袋令狐楚端慎嚴恪夙夜在公按度懸衡守而不失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紫金魚袋蕭俛深敏敬恭寤寐思理伏蒲焚藁知無不爲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紫金魚袋段文昌坦易堅白風雨有常推賢與能如恐不及咨汝三后弼予

一人汝爲股肱耳目以賚予子敷心腹腎腸以告汝汝其一乃志以奉上周乃惠以接下敬乃事以臨官是三者孫叔敖嘗用之於楚矣位愈高而士愈戴祿愈厚而人愈懷夫以朕之不敏不明尙克用濟實賴吾二三臣朝夕之誨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爰因進等之詔用申交警之詞各竭乃誠同底于道康天下平太階而後越級之賜行焉茲謂敘常非以爲報楚可太中大夫俛可朝議大夫文昌可中散大夫餘各如故

蕭俛等加勳

某等越正月惟朕憲考集大命于朕躬宅憂昏逾罔克攸濟惟爾俛屢贊大儀以詔予一人惟爾文昌作策度以道揚末命俾小子審訓弗違時乃之休王功曰勳茲用報汝尙克納誨毋忘協心銘于太常永作元輔可

蕭俛等加封爵



門下列爵惟五所以褒有德也朝議大夫守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騎都尉襲徐國公賜紫金魚袋蕭俛等外撫四夷內順百度同德比義以堯舜之道事予厥惟懋哉遂行益地之詔俛乃讓封於弟亦協推恩開國承家永綏厥後惟克恭敬以和神人可依前件

李逢吉等加階

某官李逢吉是朕皇子時侍讀也忠孝之訓何嘗忘之惟秘洎權寔惟藩臣克壯威猷用以垣翰楊造等祇事內外夙夜惟寅並沐前恩遞升榮級上下有等式示彝章可依前件

李光顏加階

門下朕聞有天下者道德仁義以爲理城郭溝池以爲固故曰不教人戰是謂弃之有備無患可以應卒此先王歐攘戎狄保障黎元之大略也五原居宥夏靈慶之中當虵豕豺狼之突將搯咽喉之要爰命腹心之臣厥有成功宜膺茂典邠寧慶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

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邠州刺史上柱國武威郡開國公李光  
顏氣敵三軍心師百行有卞莊之勇守之以仁有日磾之誠濟之以  
武叱咤則風雲迴合間宴則罇俎周旋蓋文武之令才真古今之良  
將是以淮蔡之役百勝功高青齊之師一面居最朕以蕭關尙警馬  
嶺猶虞五餌之詐可羞百雉之城爰度先是屬役每難其人惟爾良  
能果諧予願程功而不憊于素訖事而不勞于人比命有司褒乃實  
力僉曰古諸侯勳德優盛則就加特進以寵之我國家封植崇重有  
朝請一字以異之予嘉乃勤兼用兩者茲謂上賞爾惟欽哉可特進  
餘如故

王仲舒等加階

門下階陞所以升堂奧也歷清貫者亦由是而登進焉國朝由散官  
而命爲大夫者凡十一等以銀青朝散爲名者非我特制則不克授  
蓋門戶有榮戟之榮腰佩有龜緡之異也朝議郎守中書舍人王仲

舒等或歷職清近代予格言或分命藩方宣我程品或縣車以請老  
或持節以臨人或親或能或勞或久皆承霑澤之慶宜當並命之榮  
凡爾四十有三人各服我休命並朝散大夫餘如故

郭釗等轉勳

粵若十有二勳以馭親賢以詔勞舊以稽秩序以行慶賜而刑部尙  
書兼司農卿郭釗實我元舅寅亮朕躬傳師洎肇共司予言發揚書  
命俊貳教官長財善物證居環尹夜警晝巡堪致厥政時惟舊老高  
陽而下五十有六人分命內外祇勤于理越二月發大號于天下延  
寵庶官錫爾崇勳無替嘉命

武儒衡等加階

某乙等古人以朝散大夫爲榮是以自矜於歌詠况今由是級者則  
服色驟加誠足貴矣儒衡等皆吾內外之臣並在賢能之選頃因慶  
澤第許崇階朕不食言勉當嘉命

崔元略等加階

某官某乙階之設二十有庸有事有敘有加用是四者以詔百吏由  
鄙而上至于元略曰加曰敘進而下至于景曰事曰庸光我侍從之  
臣且優致政之老詔賢詔德於是乎在堂奧益近爾其敬之

胡証授定遠將軍

門下寧遠將軍兼左金吾衛大將軍御史大夫充左街使賜紫金魚  
袋胡証等近古赦天下則勳秩階爵因緣而行亦欲與卿大夫同美  
利也爾等率其屬部分義甚明皆吾勞臣是有恩獎益進榮級宜其  
介恭可依前件

諸使收淄青敘錄將士等授官爵勳

某等能勒干戈討定逋孽功懋懋賞厥惟舊哉分命庶官秩建五等  
次用于十有二勳式示等威蓋以勞之小大爲上下也

劍南西川節度使下將士敘勳

門下劍南西川節度使下准制敘勳將士朝議大夫試太子家令上  
護軍史憲等蜀形勝之地也南控蠻蜒西搃戎羌厲禁之勞實賴汝  
三千八百六十有六人之力使之必報並賜崇勳各懋乃誠最率以  
敬可依前件

鄭氏封才人

勅古者天子設六宮以詔內理是以關雎樂得淑女憂在進賢將聽  
雞鳴之詩豈惟魚貫之序鄭氏山東令族海內良家每師班女之文  
嘗慕樊姬之德桃姿焜耀蘭行馨香爰用擇才冀無傷善勉當選進  
之重無忘和平之心可才人

七女封公主

門下長女等抱子弄孫之榮貴賤之大情也朕以四海奉皇太后於  
南宮問安之時諸女侍側螽斯之慶上慰慈顏鴈鳩之仁內懷均養  
雖穠華可尙出閣未期而湯沐先施分封有據宜加美號以表令儀

可依前件主者施行

王承宗母吳氏封齊國太夫人

勅古成德軍節度鎮冀深趙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贈侍中王承宗母燕國太夫人吳氏魯文在手燕夢徵蘭道以匡夫仁而訓子教日禪竭誠之操義必資忠戒陳嬰自大之心明於處順是以承宗辭代之際承元領務之初或輟哭以據床每形言於憂國人知趣向道實光明宜受進封之恩用表貫霜之節可封齊國太夫人

元氏長慶集卷第四十九



元氏長慶集卷第五十

制誥

李愬妻韋氏封魏國夫人

贈田弘正父庭玠等 贈烏重胤父承玳等

贈韓愈父仲卿尚書吏部侍郎

贈韋審規父漸等 贈田弘正母鄭氏等

追封孔戣母韋氏等 追封李逢吉母王氏等

追封李遜母崔氏博陵郡太君

追封王潛母齊國大長公主

追封王璠母李氏等 贈鄭餘慶太保

贈王承宗侍中 贈裴行立左散騎常侍

贈陳憲忠衡州刺史 贈楚繼吾等

贈于頔謚 追封宋若華



入朝奚大首領梅落悟孤等二十五人授官階制

授入朝契丹首領達于只枕等二十九人果毅別將

劉惠通授謁者監制

李愬妻韋氏封魏國夫人

勅夫尊於朝婦貴於室由古道也安有邦君之妻而無湯沐之地乎涼國公李愬妻韋氏德宗皇帝之外孫也笄年事愬克有令儀天蔭雖高猶執婦道持其門戶使愬有姻族之和奉其蘋蘩使愬有蒸嘗之潔愬當分閫之際終無內顧之憂者由此婦也今愬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六遷重鎮各列上台而韋氏猶限彝章未嘗開國甚不稱也因愬大名之邦式建小君之號可封魏國夫人

贈田弘正父庭珩等

門下朕聞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莫不因嚴以教敬推類以明恩朕以眇身欽承大寶爲億兆人之君父奉十一聖之宗祧捧烏號

知羣臣有良弓之思瞻彼蒼念羣臣有所天之感是用仲月五日申  
命有司大錫追崇式彰餘慶而魏博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魏州  
大都督府長史田弘正亡父贈兵部尚書庭玠等教必以忠歿而不  
朽茂仲弓之德而位屈當年副孔父之恭而福流來裔惟爾弘正爲  
朕方叔以殿大邦惟爾夷簡爲朕河間以光宗籍惟爾度爲朕呂望  
以司專征子有勞於王家父豈忘於錫命進以師長之贈加之保傅  
之尊咨爾三臣告是五廟永錫忠孝賚于邦家可依前件

贈烏重胤父承玘等

勅朕聞水積者不涸德積者不窮肆我高祖武皇帝傳序累聖逮予  
冲人嗣守朝廷之常不克是懼而侯甸藩服亦克用乂誠賴吾邦伯  
庶君之不墜吾祖宗之典也追念本始無忘爾先永錫追榮用章彝  
訓檢校司空使持節滄州刺史烏重胤亡父贈工部尚書承玘等根  
本粹茂源流浚發載誕頗牧降生申甫或並列藩方或常參鼎籥承

珍傲宋版印  
我制詔備陳孝思皆曰閱禮資忠實賴先臣之教欲報之德願言克從遂命褒崇以□幽顯可依前件

贈韓愈父仲卿尚書吏部侍郎

勅國子祭酒韓愈父贈祕書少監仲卿等子生則射桑弧蓬矢以告四方三月孩而名之十年出就外傳孔丘雖欲遠於鯉也而猶教之詩禮所以相承先而重後嗣也然而免水火之災從師友之後服軒冕以爲卿大夫者一族幾何人惟爾愈雄文奧學秉筆者師之與緘等各用所長列官朝右榮則至矣其父皆不及焉歿而有知能不望顯揚於地下贈以崇秩慰其幽魂推吾永懷示用怛然於此可依前件

贈韋審規父漸等

勅朕嗣立之二月五日在宥天下澤被幽顯凡百執事延崇于先而守尚書左司郎中韋審規父大理卿漸等生有列爵歿有懿行德積

于身慶儲于後嘉乃令子爲吾望郎遂可有司之奏以錫先臣之命可依前件

贈田弘正母鄭氏等

門下檢校司徒田弘正母贈韓國太夫人鄭氏等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子欲養而親不待之詞也朕有臣弘正等皆社稷之臣也或寄重股肱或親連肺腑而克忠于國克孝于家歌康公念母之詩感日碑見圖而泣朕方推廣孝以闡大猷迺詔有司深惟贈典若曰幽魏并楊實鎮之大既以命于勳賢齊晉清河惟號之美可用光于窀穸永錫爾類予何愛焉嗚呼子爲列嶽之崇母用追封之禮亦可謂生榮死哀孝子事親之終也惟爾欽哉無或失墜可依前件

追封孔戣母韋氏等

勅穎考叔食美而思遺其親此孝子不違於一飯也而況於萬石在

前累茵在側慰心不及非贈而何尚書吏部侍郎孔幾母贈扶風郡太君韋氏等柔以睦姻明於訓子惟嬪之禮始自敬姜擇鄰之規優於孟母慶鍾嗣子皆我蓋臣祇告有司不序先烈錫以大邑達其深誠庶無風樹之嗟且壯秋霜之節可依前件

追封李逢吉母王氏等

勅孝子之於事親也貧則有啜菽之歡仕則有捧檄之慶離則有陟屺之歎歿則有累茵之悲推而言之其揆一也不有追錫何以達情檢校吏部尚書使持節襄州刺史李逢吉母贈平陽郡太夫人王氏等皆朕公卿之母也或象感台階生申及甫或氣鍾河嶽非龔則黃出入恩榮羽儀中外苟無善訓安得令人簡想徽猷用弘封邑式光子道以盛母儀可依前件

追封李遜母崔氏博陵郡太君

勅檢校禮部尚書使持節許州刺史李遜母贈義封縣太君崔氏等

昔康公貴爲諸侯而念母之詞甚悲悲親之不逮也曾參仕三釜而其心甚樂樂及於親也今遜等有地千里有祿萬鍾頤指氣使無不隨順所不足者其唯風樹寒泉之思乎朕方推廣孝豈吝加恩並封啓邑之榮咸慰循陔之念可依前件

追封王潛母齊國大長公主

勅檢校兵部尙書王潛母贈晉國大長公主於朕祖宗之姑姊妹也始以肅雍之德下嫁於公侯淑問怡聲禮無違者訓其愛子有過嚴君不因恩澤以求郎每致忠貞而事主使勤貴富戒黷廉能鬱爲勳臣寶資聖善徽猷盡在典禮宜加猶狹平陽之封式廣營丘之地克宣朕命用慰潛心可贈齊國大長公主

追封王璠母李氏等

勅守起居舍人賜緋魚袋王璠母贈成紀縣太君李氏等古人云生願爲人兄欲奉養之日長也若此則及子之貴顯親之榮能幾何人

是以聖王因心以設教由是揚名追孝之禮生焉朕宅帝位思弘大  
孝乃詔執事追用疏封而璿等皆以諷賦語言得參侍從欲報之歎  
發乎肺肝追加啓土之榮用深罷社之痛可依前件

贈鄭餘慶太保

勅朕聞仲尼歿而魯公誄之柳莊死而衛靈請往夫以區區魯衛而  
猶念賢臣碩德也如是況朕小子獲承祖宗寶賴一二元老朝夕教  
誨以儀形于四方天胡不仁遽爾殲奪而今而後誰其屏余故金紫  
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兼太子少師鄭餘慶始以衣冠禮樂行於山東  
餘力文章遂成儒學出入清近盈五十年再任台衡屢分戎律凡所  
劇職無不踐更貴而能謙卑以自牧審直行於臺閣柔睦用於闈門  
受命有考父之恭待士有公孫之廣焚書逸禮盡所口傳古史舊章  
如因心匠朕方咨稟庶罔昏逾神將祝予痛悼何及乞言旣阻贈典  
宜加追書保養之榮用彰明允之德可依前件

贈王承宗侍中

勅天子之於百辟也公則有君臣之義私則有父子之恩生則有列  
爵以報功沒則有加榮以錫命遠則罷朝以申悼近則幸第以臨喪  
而況於代濟勳庸時方委遇死而可作吾何愛焉故檢校尚書右僕  
射王承宗海岱孕靈弓裘襲藝詩書禮樂稟訓於祖先勇敢謨猷自  
生於誠腑逮居劇鎮益辨長材每懷戀闕之誠遂行割地之効屢陳  
密款方俟來朝天不與年素志沒地表章前上忠懇備存不以二子  
爲憂且曰三軍求帥承元繼志雅有兄風雄藩旣耀於連枝寵秩宜  
加於幽窻上台之首左輔之崇特越彝章用明加等忠魂尙在期爾  
有知可贈侍中仍令所司備禮冊命賻布帛五百段米粟三百石委  
度支逐便支送

贈裴行立左散騎常侍

勅秦郡守分土疆以牧人漢刺史乘輅車而按部兼是兩者才唯艱



哉而況於鎮定遠荒經略逋寇毗倚方切忽焉薨殂不有追崇曷彰  
憫悼故朝散大夫持節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裴行立積德之門代  
濟英哲班超奮筆志在功名鄙寄秉心義先忠孝累更事任益見良  
能翼遂著稱於潢池處默去思於交趾遺風尙在錫命宜加寵以貂  
蟬賻之穀帛用光幽窆式慰營魂可贈左散騎常侍賻布帛三百段  
米粟二百石仍委度支逐便支送

贈陳憲忠衡州刺史

勅故元從奉天定難功臣柳川刺史陳憲忠在德宗時執羈勒以從  
遂加戡難之名在憲宗時沐雨露之恩實被念功之詔朕敬承先志  
崇獎舊勳爰命有司用申常典生有熊當其軾歿有鴈隨其車可謂  
男子之哀榮矣可贈使持節衡州諸軍事衡州刺史

贈楚繼吾等

勅故容州本管經略招討左押衙兼行營中軍兵馬使檢校太子詹

事楚繼吾故廉州古丘營鎮將試殿中監衛弘本等比以荒服不虔  
侵掠縣道乃詔毅勇爲人毆攘而繼吾等奮不顧身深入巢穴豺狼  
雖殪蜂蠆誤加方聞振臂之雄忽有歸元之嘆其帥具上其功伐  
請議褒崇言念云亡尤用憫悼不有異等孰以勸忠 追有土之榮  
用明死政之節繼吾可贈使持節都督容州諸軍事容州刺史弘本  
可贈使持節都督邕州諸軍事邕州刺史

贈于頔謚

昔羽父爲無駭請謚於魯侯而衛君亦自稱公叔文子之跡則考行  
必在於有司賜謚或行於君命久矣某官祗奉三朝橫鎮襄漢雖便  
宜從事難以法繩而武毅立名實爲威克來朝而後亦旣降心敬以  
事君明能知子朕以禮存錫命恩在展親考以慮深通敏之文參用  
追悔前過之義深詔執事宜謚曰思

追封宋若華

勅司徒之妻有禮齊加石窳延鄉之母有德漢置封丘生既不淪沒亦宜及故宋若華我德宗孝文皇帝躬勤庶務寤寐以之乃命女子之知書可付信者省奏中宮而若華等伯姊季妹三英粲兮皆在選中參掌宥密班妃裂素之詠謝氏散鹽之章琤然王音記在彤管先皇帝乙夜觀書之際亦嘗傳窈窕德象之篇於若華言念云亡禮宜加等特追封邑豈礙彝章可贈河南郡君

入朝奚大首領梅落悟孤等二十五人授官階制

勅某等各以貴寶會于明庭既飲食以勞之又爵秩以遣之式所以示懷柔於遠人也爾宜將我皇風慰彼黎獻可依前件

授入朝契丹首領達于只枕等二十九人果毅別將

勅朕聞德教加于四海則遠人斯屆余德不類而爾等實來良用愧于厥衷是以置野廬以勞其勤委舌人以通其意始於郊迓還以禮成寵秩仍加厚意斯在被服冠冕無妄敬恭可各授

劉惠通授謁者監制

勅宣議郎內侍省宮闈局令賜緋魚袋劉惠通愿吾愛之俾在左右  
將我密命達于四方去盡行人之詞還致諸臣之復言必忠信事無  
尤違使朕不出戶而知三軍之意者爾有力焉深念其勤將以爲報  
階秩兼進用示恩榮可依前件

元氏長慶集卷第五十



元氏長慶集卷第五十一

序

白氏長慶集序

記

永福寺石壁法華經記 翰林承旨學士記

白氏長慶集序

白氏長慶集者太原人白居易之所作居易字樂天樂天始言試指  
之無二字能不誤具樂天與予書始既言讀書勤敏與他兒異五六歲識聲

韻十五志詩賦二十七舉進士貞元末進士尚馳競不尚文就中六

籍尤擯落禮部侍郎高郢始用經藝爲進退樂天一舉擢上第明年

拔萃甲科由是性習相近遠求玄珠斬白蛇等賦及百道判新進士

競相傳於京師矣會憲宗皇帝冊召天下士樂天對詔稱旨又登甲

科未幾入翰林掌制誥比比上書言得失因爲賀雨秦中吟等數十

章指言天下事時人比之風騷焉予始與樂天同校祕書之名多以詩章相贈答會予譴掾江陵樂天猶在翰林寄予百韻律詩及雜體前後數十章是後各佐江通復相詡寄巴蜀江楚間洎長安中少年遞相倣競作新詞自謂爲元和詩而樂天秦中吟賀雨諷諭等篇時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模勒街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

楊越間多作書模勒樂天及予雜詩賣於市肆之中也

其甚者有至於

盜竊名姓苟求是售雜亂間廁無可奈何予於平水市中

鏡湖傍見草市名

村校諸童競習詩召而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樂天微之詩固亦不知予之爲微之也又云鷄林賈人求市頗切自云本國宰相每以百金換一篇其甚僞者宰相輒能辯別之自篇章已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長慶四年樂天自杭州刺史以右庶子詔還予時刺會稽因得盡徵其文手自排纘成五十卷凡二千一百九十一首前輩多以

前集中集爲名予以爲陛下明年秋當改元長慶訖於是因號曰白  
氏長慶集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長樂天之長可以爲多矣夫以諷諭  
之詩長於激閑適之詩長於遣感傷之詩長於切五字律詩百言而  
上長於贍五字七字百言而下長於情賦贊箴戒之類長於當碑記  
敘事制誥長於寶啓表奏狀長於直書檄詞策剖判長於盡摠而言  
之不亦多乎哉至於樂天之官族景行與予之交分淺深非敘文之  
要也故不書長慶四年冬十二月十日微之序

記

永福寺石壁法華經記

按沙門釋惠皎自狀其事云永福寺一名孤山寺在杭州錢塘湖心  
孤山上石壁法華經在寺之某所始以元和十二年巖休復爲刺史  
時惠皎萌厥心卒以長慶四年白居易爲刺史時成厥事上下其石  
六尺有五寸短長其石五十七尺有六寸座周於下蓋周於上堂周



於石砌周於堂凡買工鑿經六萬九千二百有五十錢經之數經既訖又成二石爲二碑其一碑凡輸錢於經者由十而上皆得名於碑其輸錢之貴者若杭州刺史吏部郎中嚴休復中書舍人杭州刺史白居易刑部郎中湖州刺史崔玄亮刑部郎中睦州刺史韋文悟處州刺史韋行立衢州刺史張聿御史中丞蘇州刺史李又御史大夫越州刺史元稹右司郎中處州刺史陳蛄九刺史之外搢紳之由杭者若宣慰使庫部郎中知制誥賈鍊以降不附於經石之列必以輸錢先後爲次第不以貴賤老幼多少爲先後其一碑僧之徒思得聲各人文其事以自廣予始以長慶二年相先帝無狀譴於同又明年徙會稽路出於杭杭民競相觀睹刺史白怪問之皆曰非欲觀宰相蓋欲觀曩所聞之元白耳由是僧之徒誤以予爲名聲人相與日夜攻刺史白乞予文予觀僧之徒所以經於石文於碑蓋欲相與爲不朽計且欲自大其本術今夫碑旣文經旣石而又九諸侯相率貢

錢於所事由近而言亦可謂來異宗而成不朽矣由遠而言則不知幾萬千歲而外地與天相軋陰與陽相蕩火與風相射名與形相滅則四海九州皆大空中一微塵耳又安知其朽與不朽哉然而羊叔子識枯樹中舊環張僧繇世世爲畫師歷陽之氣至今爲城郭狗一叱而異世卒不可化鍛之子學數息則易成此又性與物一相遊而終不能兩相忘矣又安知夫六萬九千之文刻石永永因衆性合成獨不能爲千萬劫含藏之不朽耶由是思之則僧之徒得計矣至於佛書之妙奧僧當爲予言不當爲僧言况斯文止於紀石刻故不及講貫其義云長慶四年四月十一日浙江東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通議大夫使持節都督越州諸軍事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元稹記

翰林承旨學士記

舊制學士無得以承旨爲名者應對顧問參會旅次班第以官爲上

下憲宗章武孝皇帝以永貞元年卽大位始命鄭公爲承旨學士位在諸學士上居在東第一閣乘輿奉郊廟輒得乘厩馬自浴殿由內朝以從揚鷄竿布大澤則丹鳳之西南隅外賓客進見於麟德則止直禁中以俟大凡大誥令大廢置丞相之密畫內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者莫不專對他人無得而參非自異也法不當言用是十七年間由鄭至杜十一人而九參大政其不至者衛詔及門而返事適然也

禁省中備傳其事

至於張則弄相印以俟其病間者久之卒不典命也

已若此則安可以昧陋不肖之稊繼居九丞相二名卿之後乎俛仰瞻睹如遭大賓每自誨其心曰以若之不俊不明而又使欲惡歆曲攻於內且決事於冥冥之中無暴揚報効之言不忿行私易也然而陰潛之神必有記善惡之餘者以君父之遇若如是而猶舉枉措直可乎哉使若之心忽而爲他人盡數若之所爲而終不自愧斯可矣昔魯共王餘畫先賢於屋壁以自警臨我以十一賢之名氏豈直自

警哉由是謹其遷授書于座隅長慶元年八月十日記

元氏長慶集卷第五十一



元氏長慶集卷第五十二

碑銘

沂國公魏博德政碑

南陽郡王贈某官碑文銘

沂國公魏博德政碑

陛下以元年正月壬戌詔臣稹曰朕有臣弘正自魏入鎮魏人思之因守臣懇狀其德政乞文爾司予言其文以付臣拜稽首退而奏書於陛下曰始安祿山以玄宗四十三年盜幽州兵劫擊郡縣踰關據京天下掉撓肅宗征之海內甫定而夾河五十餘州或服或叛更立迭奪廢置征伐朝覲賦入之宜皆自爲意五紀四宗容受隱忍田承嗣始有魏博相衛貝瀆之地承嗣卒以其地傳兄子悅悅傳緒緒傳季安旣而季安悍誕淫驕風勃蠱蠹發則喜殺左右漸及於骨肉往往顧妻子曰安用此由是內外惴悸妻元氏因人不忍移置他所餘

一月乃卒是歲先皇帝元和之七年八月也季安子懷諫始十餘歲衆襲能名之爲副大使而家臣蔣士則逆虐用事士衆不分服日夜相告曰田中丞興博大孝敬於軍謹廉讀儒家書好言君臣事儻可依倚爲將帥乎聞者皆踴躍一朝牙旗下衆來捧附興仆地不肯起衆亦不肯去乃大言曰爾輩卽欲用吾語能不殺副大使且許吾取天子恩澤洗汝痕穢使千萬衆知君臣父子之道從我乎皆曰諾遂殺蔣士則等十數人以興知留後事移懷諫於外明年歸之朝蓋七年之十月四日也興乃圖六州之地域籍其人與三軍之生齒自寅司馬已下至於郡邑史之廢置盡獻於先帝先帝詔興以工部尙書長魏博相衛貝瀧之地仍勅司封郎中知制誥裴度使於興且以錢一百五十萬緡賜其軍曲赦管內使百姓一年勿復事問耆羸賑乏困瘼殛誅之不以法者魏之人相喜曰歸天子乃如是耶興又悉取魏之僭服異器人臣所不當爲者斥去之先帝曰興吾六州善心者

田興也使興弘吾至正不亦可乎因名曰弘正先是魏諸賓猶僕役也將卒無畏避弘正始求副節度以下於朝至則迎迓承奉功雖勳將莫不乘者避謁者趨付授咨度始用賓禮先是諸將之外有權者莫不拘劫妻子以爲固四方之來聘問者莫不防礙出入以爲密士吏工賈限其往來人多懼愁稀復會聚至是皆曠然矣魏之人又相喜曰人之生不當如是耶滑以水害聞於朝請移河於衛之四十里且役衛工三萬餘詔弘正議之皆曰壤吾地役吾人以利他邑古無有也弘正曰魏於滑信彼此矣朝廷何異焉不時興工以教人讓魏俗不又先帝多之以右僕射就加焉十三年又加司空以子布之會蔡有勞也是歲李師道燒河陰驚洛邑陰通元濟詔弘正誅之明年破賊五萬於東阿進收鄆之陽谷距其城四十里營焉二月壬戌劉悟斬師道加司徒平章事復歸於魏其年八月朝京師先帝待之有加焉乞留不獲詔加侍中以遣之又明年陛下以成德喪師詔弘正



入焉初王武俊以戰朱滔功得有趙地傳子孫凡三十九年矣至承宗爲盧從史李師道所誣誤先皇帝征而赦之者再憂畏蹙而不克來覲旣而聞陛下天覆海深悉包悉受乃果自信將朝有時未行會病將歿以志付其弟承元聽命於朝陛下語宰相曰弘正在魏吾何患焉卽日內出五詔詔弘正爲中書令節度於鎮且詔父子皆爲帥以大其威十一月甲寅成德獻狀曰弘正自至魏魏人哭之鎮人歌之奉宣詔條除去僭異猶魏政也且臣聞之德之至者有二政之大者有三三政一曰仁爲惠政二曰法爲善政三曰謙爲和政二德一曰忠爲令德二曰孝爲吉德今弘正獻魏博六州之地平淄青四代之寇入鎮莫不測之泉可以爲忠矣祖考食宗廟父子分土疆兄弟羅軒冕可以爲孝矣始初山東鍵閉束縛泳而游之歌而舞之可以爲仁矣始初山東逼越廢怠裁而制之舉而用之可以爲法矣始初山東傲恨侵取地以讓之功以助之可以爲謙矣謙法仁孝資之以

忠不曰德政謂之何哉臣請奉制以一百九十二字付守臣懇銘之  
石用申約束銘曰

帝命弘正予言是聽理亂有數其道甚明亂則隱約理由亂生既理  
復亂生於翫輕唐受天命海內承平高祖太宗不荒不甯玄宗抑卮  
其否乃革四十二年奄有不宅始視燕寇胡鷁弄兒雖我寵重彼將  
胡爲所細所忽忽焉而懼四后垂顧山東不夷逮我聖父殷憂儉克  
乘其淫驕乃伐乃殛爾視羣孽胡爲而亡僭久而大頑昏暴狂爾亦  
自視胡爲而昌憂畏逼側永思悠長曩爾之無今爾之有既克而有  
在克而守惟爾惟我而今而後爾雖穹崇無忘辱詬我雖平甯無忘  
燕寇銘之戎之以永聲臭

唐故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兵部尙書兼左驍衛上將軍充  
大內皇城留守御史大夫上柱國南陽郡王贈某官碑文

銘

南陽王姓張氏諱奉國本名子良以某年月日薨于家其子岌哭於其黨曰唐制三品以上歿既葬碑於墓以文其行我父當得碑家且貧無以買其文卿大夫誰我肯哀者由是因其舅捧南陽王所受制詔凡八通歷抵卿大夫之爲文者予與焉予故聞南陽王忠功每義之然其請明日子岌狀其故聞官閱以告曰我南陽西鄂人我高祖盈左武衛將軍閑廐使我曾祖蘭朝散大夫沙州別駕我祖景春朝請大夫太僕少卿我父南陽王太僕府君之第某子也少學讀經史子至古今成敗之言尤所窮究遂貫穿於神樞鬼藏之間而盡得擒縱弛張之術矣大曆末始以戎服事郭汾陽於邠建中中以騎五百討希烈於蔡遭太夫人喪號叫請罷遂克終制僕射張建封以壽帥移於徐始以渦口三城授於我僕射歿而徐師亂子乘亂以自立王不忍討以師二萬歸于潤德宗異之詔召至京授侍御史復職于浙西就加御史中丞又加國子祭酒是元和之元年也二年李錡叛王

擒之以獻加檢校工部尙書兼右金吾衛將軍御史大夫上柱國進封南陽郡王食實封一百五十戶遂錫嘉名尋遷檢校刑部尙書充振武麟勝等州節度營田觀察處置等使復以刑部尙書兼左金吾衛將軍御史大夫歷左龍武統軍鴻臚卿就加檢校兵部尙書轉左驍衛上將軍充大內皇城留守以疾薨壽八十三特詔贈某官我南陽郡夫人能氏祖元皓皇朝禮部尙書左金吾衛將軍進國公岌與嵩南陽夫人之二子也嵩任某官岌以某官奪喪制葬以某年月日於某地岌不肖能言先將軍之職官而不能知先將軍之勳業矣乞爲碑予按僕射張建封以貞元十六年薨於徐徐人立其子愔求命南陽王不義其所爲以渦之衆盡棄去由是泗濠之守皆據郡愔不能令卒帖徐由南陽王之斷其臂也元和之二年潤帥錡求覲京師旣許之不克覲辱中貴人殺其臣寮以令下楊帥鐸以叛告朝廷甚憂之初錡筦鹽於潤有年矣削虐暴佞其下甚畏之而庫便之藏以

億計潤之師故南韓晉公之所教訓弩勁劍利號爲難當是時初定蜀兵始散物力未完加誅於錡甚難之憲宗皇帝不得已下誅詔不浹日露章自潤曰十月十二日錡就擒從亂者無遺餘問其狀則曰錡旣叛以是月十一日命南陽王田少卿李奉仙率銳衆以圖池南陽王喜養士又能爲逆順言明日與二將誓所部迴討錡城守不敢出環其城是夕攻愈急錡衆壞散縋于城下遂就擒自是南陽王勳名顯於代姓卑順不伐在振武時以檢儉同士卒勞苦居餘官皆謹慎專至如不及在朝廷十餘年似無功能者未嘗圖進取薨之日家甚貧幾無以葬其身天子憐之廢視朝賻布帛給班劍鼓吹以葬之嗚呼舉三十年爲言其間至將相者凡百數耳目相遠之後非其子孫能識其姓名者十不能一二焉若南陽王縛錡棄愔鑒徐究潤自取爵位以貽不朽無幾希矣碑於其墓不亦宜乎銘曰

在昔徐師知于南陽付授兵柄俾爲防徐喪其帥徐人恃強強以

情嗣不歸其喪我欲盡殄情亦與亡不忍自我焚其構堂我或不去  
情盡必

其能久長乃挈萬衆賓于隣疆情果惴惴不假

不狂逮及終歿全歸其吭潤錡待我不踰于行一日叛

昏荒

我乃遽取歸之天王非不可殺示人不戕報情以惠報錡以常稱示  
厚薄俾文相當失勇克義不伐不揚銘于墓石以永無疆

元氏長慶集卷第五十二

示知其樂也

元氏長慶集卷第五十三

碑銘

贈左散騎常侍薛公神道碑

故中書令贈太尉沂國公墓誌銘

故京兆府盩厔縣尉元君墓誌銘

唐故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浙江東道觀察等使贈左散

騎常侍河東薛公神道碑文銘

天下萬族言多大冠冕人物者凡八姓薛其一也自晉安西將軍懿避寇汾陰後世子孫遂與裴氏柳氏爲河東三著姓近世諸薛羣從伯季死喪猶相功績者數十人迭居中外要秩皆邠州刺史寶胤之二世三世孫公諱戎字元夫父曰湖州長史贈刑部尚書同母曰贈某郡太夫人陸氏尚書景融女祖曰河南縣令贈給事中縑河南於

邠州爲季子刑部五男又終郎丹終賓客擁終御史公實刑部府君



第某子今尙書兵部侍郎集賢殿學士放於公爲季弟公初不樂爲吏徒以家世多貴富門戶當有持之者會兩弟相繼舉進士皆中選公自喜遂入陽羨山年四十餘不出李衡爲刺史能以禮下公及衡觀察江西求公爲幕中賓公許衡衡遷復爲觀察使齊映乞自佐映卒湖南觀察使李巽遽辟之未幾福建觀察使柳冕奏署書下詔公判冕觀察府中事累遷殿中侍御史冕俾公攝行泉州刺史事時貞元中寵重方鎮方鎮喜自用不用朝廷法公在郡用朝廷法不用冕所自用者冕惡之先是宦者薛盈珍譖馬總爲泉州別駕冕諭公陷總總無罪公不忍陷冕怒并囚之值冕病俱得脫公由總以義聞冕卒閻濟美代冕使福建復請公副團練事始受五品服濟美使浙東公亦隨副之轉侍御史給事中穆質有直氣愛公稱於朝因拜尙書刑部員外郎改河南令王師出征以中貴人護諸將州府吏迎迓館穀畏不及持畚廩於道路者相接唯公境內按故道塗無所役且制

闕闕無得授留守卒壞公制公命寘諸獄留守怒遣將率徒略出之  
公不與卒致留守諸市人皆賴之遷衢州刺史到所部視前刺史所  
爲皆便俗公忻然無所改不周月而政就移刺湖州其最患人者菽  
塘河水渚淤逼塞不能負舟公濬之百餘里改刺常州不累月遽刺  
越州仍以御史中丞觀察團練浙東西所部郡皆禁酒官自爲墟以  
酒禁坐死者每歲不知數而產生祠祀之家受酒於官皆醜僞滓壤  
不宜復進於楛椹者公卽日奏罷之舊制包橘之貢取於人未三貢  
鬻者罪且死公命市貢之鬻者無所禁旬月之內越俗無餘弊朝廷  
宜之積累歲不遷長慶元年以疾自去九月庚申薨於蘇州之私第  
始生歲丁亥至是七十五年矣天子廢視朝使使者贈賻祭臨且  
以左散騎常侍追加焉十一月庚申洎夫人韋氏葬偃師河南府君  
之墓左公後娶李夫人亦又歿于天子曰沂始九歲洽次之有女四  
人皆及其嫁公始以隱者心爲吏不尙約束不求名譽 人便安尤

惡苛雜爲郡時有善歸之所部縣爲鎮時有善歸之所部郡是以在郡在鎮時無灼灼可驚者既去人思賦斂多饒裕人然而儉於用子視其庫庾案牘盈羨無逋負予在中書時公既歿浙東使上公所羨之財實緡積帛之數凡三十有九萬則其去他郡也可知矣惜乎今之人揚善政者少公既不自稱人亦莫能盡知公之所以理至於脫馬總之禍抗居守之略弛酒禁市貢橘惠施於人而歿而盈羨皆予之適知者非公之不能有以多於此也性誠厚溫重然而歡愛親戚及爲大官遠近多歸之衣食婚嫁之外無餘財一旦盡所有分遺親戚曰吾病矣爾輩各爲歸去資親戚故舊皆哭泣盡散去及公去越之日徒御不過數十人觀者嗟嘆多出涕公爲河南令余以御史理東臺自是孰公之所爲又嘗與公季弟放爲南北曹侍郎公歿矣非我傳信孰當傳焉銘曰

婉婉汾州厥生九子子又生孫實大以祉祉延于公有浙之東仲氏

臨汝季氏南宮門戶有赫有赫斯融我祿斯美我族斯豐朋舊親戚  
羈離困窮無遠無邇有來斯雍公之喪矣族亦瘁止分散舟車各自  
鄉里有今之季悲哀不已前年孟亡今年仲死撫視遺孤瞻望墳壘  
何以推之古今同此貽之斯文以永來祀

故中書令贈太尉沂國公墓誌銘

長慶二年某月某日司禮氏持第一品懔弩已下備衛椎鉦鼓鳴鏡  
簫笳笛前導我沂國公洎其國夫人某氏合葬於某縣某鄉某里某  
原先是沂國嗣子肇乞予銘墓石按沂國公姓田氏諱某字某平州  
盧龍人曾祖璟官至鄭州別駕祖延憚官至安東都護府司馬沂國  
既貴贈尚書右僕射父庭玠官至銀青光祿大夫相州刺史中丞沂  
國既貴贈累至司空公本諱興司空第某子幼敏雋年十八爲魏博  
衙前都知兵馬使自是魏劇地劇職盡更之由太子賓客沂國公累  
加殿中御史侍御史中丞祕書監元和七年同節度副使步射之衆

皆隸焉魏帥季安卒子懷諫始十餘歲惡輦樹之不累月魏法大壞  
一旦萬衆相叫噪皆曰田中丞當爲帥公曰叱叱止止衆曰何謂也  
公曰爾輩牽制孺子猶一累吾焉能受爾輩卽欲受吾使用我乎皆  
曰諾公曰孺子之家敢有辱者死擅殺人者死掠財者死天子未命  
敢有言吾靡節者死訖吾世敢有不從吾忠孝者死汝輩可乎皆曰  
可公乃狀其事於先帝先帝大悅降工部尙書魏博相衛貝澶六州  
節度支度營田觀察處置制刻節以授之而又賜緡錢赦死罪復租  
入公乃獻地圖編口籍修職貢上吏員凡魏之廢置不關於有司者  
悉罷軍司馬已下皆請命於廷然後斬暴亂敘勞舊除僭異弛禁閉  
家家始以燈火相會聚親戚吉凶通弔問出入封無所詰魏之人老  
者聞見平時多出涕少者不知所以然百辟四方皆奉賀明年錫嘉  
名又明年加僕射十三年子布功於蔡加司空十四年帥師克東平  
加司徒平章宰相事八月朝京師乞侍從先帝付以山東加侍中實

封以遣之十五年會上新卽位成德表帥上曰非吾勳賢莫可入者  
轉中書令以往焉是日命子布節度河陽以張之公旣入鎮去就事  
法猶在魏魏之人相與立石乞文於陛下陛下詔臣稹爲文以付之  
先是瀛之樂壽博野入於鎮公乃奏歸之長慶元年七月幽州亂公  
卽日命將悉帥麾下集於境鎮人初受制未慣用於王是月二十八  
日潛作亂公薨于師年至五十八天子震悼罷五日朝冊贈太尉下  
詔徵天下兵且命子布脫縲經總魏師以自報兵勢未合布冤憤自  
殺遂罷討三年鎮人歸其喪詔葬有加焉嗚呼魏之法虐切疑忌諸  
將以才多死者公旣故爲刺史子又多才好讀書識理亂形勢孝友  
信義士衆多附服官望已重不宜免然而晦養謹慎物下二十年訖  
無禍用是建大勳更大鎮模樣聲名施於後世身以忠歿子以孝歿  
纍纍在墳下者如公幾何人公若干男若干女子布終魏博節度使  
子肇鳳翔府少尹子肇某將軍子某某官子某某官女邵氏某氏婦

近世勳將尤貴富者言李郭然而汾陽西平猶不得父子並世爲節制公與子布同日登將壇諸子泊伯季龜縗金銀被腰佩者十數人不亦多乎哉銘曰

忠乎仁乎可以用於彼而不可用於此乎何魏人之不我以異而鎮人之不與我爲徒化萋弘而爲血辨青旂於葦蒲感異物之先兆豈人力之能圖送橫之客歌薤露于嗟沂公今已乎

唐故京兆府盩厔縣尉元君墓誌銘

唐盩厔縣尉諱某字某姓元氏於有魏昭成皇帝爲十四世孫曾曰尙食奉御某祖曰綿州長史贈太子賓客某父曰都官郎中岳州刺史某母曰某望閨夫人妻曰隴西李氏女子曰某曰某女曰某君始以蔭入仕四仕爲盩厔尉丁太夫人憂遂不復仕享年五十五以疾歿於衢州元和十五年四月日歸祔於咸陽縣之某鄉某里君少孤力學通五經書善鼓琴能爲五言七言近體詩事親愉愉然終身不

忘嬰兒之慕奉兄恭恭然若童子之愛敬臨第姪妻子煦煦然窮年無愠厲居官以謹廉貞順而仁愛寮友之悍誕鄙異者游於君則必怡然無自疑於我矣嗚呼摠是數者非古之所謂淑人君子歟不壽不達命適然也是月二十一日猶子晦跪於予曰某日孤子震襄祔事請銘於季父由是銘銘曰

或仁而天或鄙而壽天乎不識人乎安究我之北原五世其墓子子孫孫前後左右歿有令人乃克來祔斯焉克終亦又何疚

元氏長慶集卷第五十三



終始而後之者則有命人可也其後世世其德亦又而也

一曰而天不降而後天乎不降人乎其後世世其人其德亦又而也

一曰而地不降而後地乎不降人乎其後世世其人其德亦又而也

一曰而人地不降而後人乎不降人乎其後世世其人其德亦又而也

一曰而天地人地不降而後天地人乎其後世世其天地人其德亦又而也

一曰而天地人地不降而後天地人地乎其後世世其天地人地其德亦又而也

元氏長慶集卷第五十四

碑銘

唐贈太子少保崔公墓誌銘

贈工部尚書李公墓誌銘

有唐贈太子少保崔公墓誌銘

公諱倭字某以孝公爲從祖父則其官族可知也沔弟濤官至大理少卿濤生儀甫官至大理丞贈刑部侍郎公卽刑部之第某子母曰范陽盧氏贈本郡太君公再娶前夫人滎陽鄭之尚女後夫人范陽盧國倚女封范陽郡君七女三男三女旣嫁鄭出也兩男三女出於盧逞千牛廼明經迅挽郎公以長慶三年二月四日薨於洛陽時邕里壽至七十一年官至戶部尚書贈太子少保階至正議大夫勳至上柱國爵至安平縣開國男紫服金魚之賜其尚矣葬以其年十一月之某日於某地公始以太廟郎再任爲東陽主簿刺史李衡一以

自得衡遷湖南賓置之府罷授宣州錄事叅軍觀察使崔某狀爲南陵會南陵賦錢三萬稅輸之戶天地相遠不可等級由是歲累逋負人被鞭迫而又屠牛鑄錢則殺吏卒莫敢遽止者公始至怙怙然無約束適有屠牛鑄錢之徒敗覺者盡窟穴誅之羣盜皆散走一旦命負檐者三四人悉以米鹽醯醬之具實於檐從十數輦直抵里中佛舍下因召集老艾十餘人與之坐遍謂里中賦輸之粗等者吾不復問貧富高下之大不相當亟言之不言罪且死不實罪亦死旣言之皆筆於書然後取所負米鹽醯醬飽所從而去又一里亦如之凡十數日盡得諸里所傳書因爲戶輸之籍有自十萬錢而至於千百者有自千百錢而登於十萬者卒事懸於門莫敢隱匿者是歲前逋負盡入焉宣使駭異之當去復留者凡七載歙州闕刺史府中賓皆願去宣帥衍不遺去以公攝理之用能也累遷京兆府司錄拜侍御史轉膳部員外郎轉運使官會朝廷始置兩稅使俾之聽郡縣授公檢

校膳部郎中襄州湖鄂之稅皆蒞焉且主轉運留務於江陵公乃取一大吏劾其贓其餘眇小不法者牒按之所蒞皆震竦歲餘計奏憲宗皇帝深嘉之面命金紫加檢校職方郎中移治留務於楊子仍兼淮浙宣建等兩稅使尋拜蘇州刺史遷湖南都團練觀察處置使兼御史中丞潭州刺史破壞豪黠除去冗費歲中廩藏皆羨溢憲宗驛召至京城擢拜戶部侍郎判度支不累月會上新卽位頓掌內外修奉景陵一日下詔移五鎮幽州鎮州賜錢皆億萬郊天地上徽名太和公主嫁可汗吐蕃請降使使者往返凡數輩幽州囚將帥鎮州殺將帥食饟半天下兵自七月至十二月一出於有司則其供辦之能可知也陛下特加工部尙書以償之會鳳翔闕節度宰相奏名皆不可上曰得之矣明日出白麻書以公爲檢校禮部尙書兼鳳翔府尹御史大夫充鳳翔隴州節度觀察處置使先是岐吳諸山多椽櫨柱棟之材而薪炭粟芻之類京師藉賴焉負氣勢者名爲相市實出於

官公則求者無所與由是負氣勢者相與皆怨恨又無可爲毀乃揚言曰以崔之峭削廉隘好是非人士衆不願久爲帥陛下一旦問宰相子雖心知其不然然亦惑於衆口卒不能堅辨上意賴上仁聖不受譏乃以公爲檢校禮部尙書河南尹是後岐下諸將比比有來者子謂曰公於里閭間吾不復問矣軍怨乎吏怨乎何爲謗皆曰舉其一二可知也凡軍之怨怨不均也先是岐之軍食於□者同一斛食於省者盈一一焉公乃歲以六十四萬斛□□盈由是言之怨乎哉吏之怨怨不厚也先是鄭少師得□□上吏之俸有加焉然而後鄭者輒以所加之俸管於庫其□吏以下未嘗獲一錢公乃悉出所餘命糾掾已下均取之□著令曰自是加俸貯於尅府賞信易取也人皆便之言□歎憤多出涕理河南不旬月家家自謂有崔尹卒吏無敢□其門識事者皆曰二五十年無是尹都者是歲七月抗疏言臣七十當致仕詞意不可遏朝廷嘉之拜戶部尙書以遂志近世未

有心膽既強聲勢方穩而能自引去者明年春暴疾薨于家予與公更相知善有年矣公方氣性剛方理家理身廉儉峻直頗有文章考公之所尚仁孝友愛內外死喪婚嫁之不能自持者莫不己任之嘗以戶部侍郎爲其兄乞換一散品致仕官天子憐其意特以太子諭德與其兄至於親戚僚友間無所闕由是議論不能饒借所無者而所無者亦以起畏避之爲理尚嚴明勤於舉察胥吏輩始皆難於公然而終卒無大過詞色朗厲若不可支梧然而下於己者能以理決之無不卽時換己見此其所多也銘曰

勇怯聲佞直特勁正根乎性抑厄病橫耆壽景感由乎命我以其勁齒與位併銘于子孫用我爲鏡

唐故中大夫尚書刑部侍郎上柱國隴西縣開國男贈工

部尚書李公墓誌銘

按李發事魏爲橫野將軍申國公十一世而生有唐綏州刺史明明

生太子中允進德進德生昌明令珍玉珍玉生雅州別駕贈禮部尚書震公卽尚書第三子諱建字杓直始以進士第二人試校祕書郎判容州招討事復調爲本官會德宗皇帝選文學公被薦上問少信臣皆曰聞而不之面唯宰相罪珣瑜對曰臣爲吏部侍郎時以文入官當校祕書者八其書則馳他人書建不馳故獨得上嘉之使居翰林中就拜左拾遺會德宗皇帝崩鄆帥擅師于曹詔歸之公不肯與姑息時王叔文恃幸異公意不隨卒用公意鄆果怙後一年司直給事府會朝廷以觀察防禦事授路恕治於鄆恕卽日就公乃自貳降拜六而後許詔賜五品服供奉殿中以貳焉舍恕復取不宜爲賓者公罷去歸爲殿中侍御史有詔天下捨三節來獻先是襄帥均獻在邸丞相命俟節以獻之公力爭不可意作謬官詩尋爲員外比部郎轉兵部吏部始命由文由部而仕者歲得調編類條式以便觀者罷成勞書凡成否之狀急一月人皆便之遷本曹郎換兵部郎中知制

誥丞相視草時微有竄益遂不復出樂爲少京兆會仲兄尙書遜被  
口詔上疏明白出刺澧州入以亞太常於禮部中覈貢士用己鑿取  
文章選用多薦說者遂爲禮部侍郎遷刑部權於吏部郎衆品一夕  
無他恙而奄忽將盡舉族環之請召呪妖巫搖首若不欲者寡嫂至  
斂衣若禮焉競不克言而遂薨年五十八是歲長慶元年之二月二  
十有三日也上爲之一日不視事以工部尙書追命之後四月祔先  
君於鳳翔府某縣某鄉某里實五月之二十有五曰夫人渭源縣君  
房氏容州濟之女在太尉瑄爲猶孫生五男長曰訥始二十朴恪慤  
碩次第焉二女皆十年而下長於議論用體識爲文章於朋友間好  
盡言然而未嘗以勝負形喜愠進退之際幾微不苟受官法與操行  
牢不奪亦未嘗皎皎自辨性潔廉而吝貪有才者昔進之考行取友  
甚峻能銖兩人倫而滔滔者莫見其厚薄終肯延薦人常爲諱避其  
短善承受得喪故沒身無誕歎之言沒之日會上合百辟宴御史吏



驟聞其喪聞者皆怛然愛惜無異詞公始校秘書時與同省郎白居易元稹定死生分至是稹與白哭泣不自勝且相謂曰杓直常自言在江陵時無衣食賴伯兄造焦勞營爲縱兩弟游學不數年與仲兄遜舉進士並世爲公卿而伯兄先杓直歿今杓直復不以疾聞於許一旦發其喪其兄何如哉許信至果誨其猶子訥曰爾父有不朽行宜得知者銘吾悲撓不忍爲爾其告若父之執子訥遂來告曰爲誌且銘銘曰

日出入安歸今日之日是前日耶非君去此安之念君夢君兮是君耶非之死信冥冥兮安用銘此爲死而尙可識兮魚膏大夜安忍觀此詞

元氏長慶集卷第五十五

碑銘行狀

贈左散騎常侍裴公墓誌銘

贈太保嚴公行狀

唐故福建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中大夫使

持節都督福州諸軍事守福州刺史兼御史中丞

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左散騎常侍裴公墓誌銘

公諱某字某河東聞喜其望也唐故長安縣令諱安期贈左散騎常

侍諱後己贈工部尚書諱郤其父祖其曾也贈晉陽縣太君王氏其

母也故清河縣君房氏其室也昭應縣令稷虔州刺史孫整屋縣令

及其季也進士誨進士警其子也辛少穆李堯一陽觀李及其壻也

參軍於彭尉於雒丞於湖城復尉於奉先主簿於太常錄事於華戶

曹於京兆檢校水部員外郎侍御史佐於襄令於醴泉檢校庫部員

外郎侍御史兼中丞團練觀察於福建其官也中大夫上柱國紫綬金魚其階其勳其賜也歲某月之某日癸卯某月之某日甲辰某月之某日其始其薨其葬也某縣某鄉某里之某原其墓也少好學家貧甘役勞於師兩則負諸弟以往卒能通開元禮書中甲科在湖城時杖刺史若初寵卒返致若初謝在華時會刺史故相郢將至舊法盡取行器於人公不取給官司所有粗陳之其他廉法不撓皆稱是刺史郢卒以上下考訓之初狀請白京兆尹於陵由是奏爲劇曹掾佐襄時新換帥公爲新帥均馳撫其師會衆卒將食舊帥賓公遏之不果食旣而均至傲佞不用禮公去之在坊時歲旱廩庫空少不數年皆羨溢在鄭時朝廷有事淄蔡驢車粟芻一出於鄭均次役役征人用不擾義成節度光顏將出師乞自副且專留事訖師還不絕糧饜義成換帥仍爲副皆帶刺史事理鄭凡三年鄭人宜便觀察福建時遠俗佻剽食稅重繁急則散去緩則偷苟持之五載不失所逮其

就徵內外以才自許爲劇職者皆開路不幸薨於楊天子聞之罷一  
日朝降使者賻粟帛仍以左散騎常侍追加焉子與公姻懿相習熟  
及子來東自謂與公會于途晨涉淮而夕聞其訃其子誨雅知子有  
舊因請銘大凡公之行孝愛友順顯揚前人冬曹晉陽寵備幽窆而  
又勤盡讓不爲競爭官卑時多爲官重者所與居重官人皆以經慣  
吏理爲美談不如是安能富貴其身哉銘曰  
實而無文行則不振不有好辭安知令聞我有祿位榮于子孫亦又  
記誌其期不泯

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兼太子少傅贈太保鄭國公  
食邑三千戶嚴公行狀

曾祖方約皇利州司功參軍贈太常少卿

祖挹之皇徐州符離縣尉

父丹皇殿中侍御史東川租庸鹽鐵青苗等使贈禮

部尙書

某州某縣某鄉某里嚴某字某年七十七

公少好學始以大曆八年舉進士禮部侍郎張謂妙選時彥在選中不數年補太子正字歷櫟陽尉試爲大理評事福州支使復以監察裏行爲宣歙觀察判官轉殿中兼侍御史充團副加檢校著作郎賜章服入拜尙書刑部員外郎一年轉太原少尹賜金紫尋加北都副留守兼御史中丞又加行軍司馬檢校司封郎中特命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尙書河東節度支使營田觀察處置等使兼太原尹御史大夫北都留守再命加檢校尙書右僕射三命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尙書左僕射扶風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四命加檢校司空始特命至是凡九年朝京師真拜尙書右僕射依前檢校尋以檢校司空拜荆南節度觀察支度等使兼江陵尹御史大夫進封鄭國公食邑三千戶後累歲遷山南東道節度觀察處置支度營田等使兼

襄州刺史司空大夫皆如故就加淮西招撫使徵拜太子少保依前  
檢校司空換檢校司徒兼太子少保判光祿卿事復換太子少傅依  
前檢校司徒疾告久之有司上言百日不視事當絕俸特詔有司無  
絕俸長慶二年五月二十七日薨于家上爲一日不聽朝詔贈太保  
出內帑以贈賻之恩有加也初貞元中宣歙觀察使劉贇以公勤信  
精盡深所委異十年之間政無細大一以咨之及贇府除掌贇餘務  
德宗皇帝善公之所爲是有刑曹之命且欲任用焉會太原節度使  
李說嬰疾曠廢遂命副助之其實將代說矣公事說愈謹待下愈謹  
及說薨而人人皆願爲帥德宗皇帝因人焉元和初楊惠琳反於夏  
公上言曰陛下新卽位惠琳不誅威去矣臣請偏師斷其頭優詔許  
之公乃秣芻以載於車蒸糧以曝於日齋輓輕重人利百倍惠琳誅  
是有金紫大夫尙書左揆開國扶風之命焉明年賊闞劫蜀兵以叛  
詔公分師以會伐今司空光顏將往會公乃悉出帳下衛以驍果之

柄以付之然後豐其資賞副以兼乘涉棧道者五千餘騎人無徒步而進者馬有羨力兵不勞困蜀人駭竄自我功爲多役罷是有檢校司空之命焉公之始帥太原也內外乘馬不過千餘匹三年阜而秣之者六千匹出之於野者以萬數及命十不能一二焉嘗大閱於并城東種落畢會旗幟滿野周迴七十里不絕時迴鶻悔綠將軍來在會聞金鼓震伏其在江陵也蠻酋張伯靖殺長吏劫據辰錦諸州連九洞以自固詔公討之公上言曰緣谿諸蠻狐鼠踰竄王師步趨不習嵌嶮泝水行舟進寸退里晝不得戰夜則掩覆攻實危道招可懷來臣今謹以便宜未宣討詔先遣所部將李志烈齎書諭旨俟其悛心不十餘日伯靖果以隸黔六州之地乞降下公天子褒異一以委公公命志烈復往伯靖遂以其下舒秀和等來就戮詔公皆署麾下將以撫之由是六州平而伯靖亦卒爲我用荆俗不理室居架竹苦茅卑庠編逼風旱摩憂煬然自火公乃陶瓦積材半入其直勉勸假

借俾自爲之數月之間塵閉如化災害減少人始歌之及朝廷有淮  
蔡之師乃命公爲襄陽節度以招撫之既至再旬而師濟漢器備  
車徒皆若素具俸秩廩祿一以資軍公之大推誠厚下善用人之  
所長故誅琳破闢柔伯靖秀和皆談笑指麾而人人自輸其効理身  
理家和易孝敬親喪不自支事兄嫂有過人者前後四顯親而先府  
君位尙書先夫人封號國朋友姻戚泳游於德宇者如歸焉自始建  
牙選將開幕壁於今纔二十年矣目擊爲將相者逮不肖凡九人焉  
其餘從公而同奉朝請者可知矣公之先自兩漢至隋氏郡守列侯  
駙馬御史郡丞將軍刺史著作郎數百年冠冕不絕代若公之出入  
更踐位與壽極其上無如也高祖協貞觀中文皇征遼爲海東運糧  
使洮州都督自高祖至王考禮部府君爲政皆嚴明無畏避初府君  
爲松滋江陵令恃豪賴軍目氣勢者比比皆杖殺邑人相與刻石歌  
詠之先是開元天寶間安之尉京劇挺之更右職破壞豪黠如神明



至是挺之子武洎府君又著稱有唐言剴斷者先嚴氏焉自公始用  
儒素謙廉見推於早歲及爲大官益自勞謹貴貴尊尊而哀賤下於  
己者雖走胥負卒幼子童孫終不得聞辱詬之言而窺怠墮之容矣  
用是享年七十七仕五十年一爲尙書三歷僕射六兼大夫五任司  
空再踐司徒三居保傅階崇金紫爵極國公荆并襄皆天下重地也  
繼爲統帥者十有四年前後奏名刺率百辟以慰慶吉凶者凡八載  
然而褫免之誚不聞於耳憂悔之緒不萌於心非夫上取信於其君  
下取信於其友權近不疑於畏逼我旅賴我以安全其孰能如此哉  
詩所謂終溫且惠淑慎其身於實敢信備錄聞諸有司謹狀上尙書  
考功稹燮贊無狀孤負明恩天付郡符官未稱責日夜憂畏豈暇爲  
文無何太保公諸子以積門吏之中恩顧偏厚具狀官闕且訃日時  
願布有司以旌懿行其間親承講貫子孫不得而聞者往往漏略恐  
他人纂撰益復脫遺感念曩懷遂書行實其所行事由荆而下皆所

經見由荆而上莫非傳信飾終定證期在至公謹狀

元氏長慶集卷第五十五



元氏長慶集卷第五十六

碑銘

故萬州刺史劉君墓誌銘

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

唐故使持節萬州諸軍事萬州刺史賜緋魚袋劉君墓誌

銘

歲長慶之癸卯五月日乙亥處士祿汾以予友保極喪訃於予且告保極遺意欲予誌卒葬予哭泣受妻子賓友弔又哭泣退敘事保極諱頗姓劉氏漢燕王子孫之在其國者皆稱昌平人後世有清夷軍使拯爲清夷軍使時會侯希逸叛遼海側近軍郡守將皆奔走拯獨不奔軍軍亂害及拯朝廷忠之以平州刺史告其第平州生表裏表裏官至深州長史亦用忠戰死於軍長史生子騫子騫官至銀青光祿大夫唐州刺史與周增等謀潰李希烈覺皆殺之君實唐州之長

子希烈不忍其幼養之麾下凡攻戰必攜去年十四五始讀書希烈  
 死得脫舉進士文詠詞調有古時人氣候不肯學蹙蹙近一題者試  
 一不中遂不復試復田於唐唐刺史願得君為壻君不願為刺史壻  
 刺史怒暴租其田君乃大集里中諸老曰刺史謂田足以累我耶由  
 是火其居出契書投火中盡畀諸老田弃去汝上讀書賦詩厚自期  
 待刺史陸長源器異之三十餘試授秘書省校書郎復以協律郎從  
 事於鄜元和初高崇文方下蜀宰相杜黃裳以君為大理評事畫於  
 軍後為壽安主簿適烏重胤以懷汝之師來伐蔡請君為監察御史  
 判懷汝營田事尋改節度判官賜章服是時賊始盛陳許懷汝之衆  
 怯怯未振舉都統韓弘在大梁君乃請於烏曰青陵故城地高要得  
 之可以據賊矣公能使我於韓可以得烏使之韓一見奇之竟夕與  
 語遂命陳許懷汝大梁之衆據青陵剋日遂據之自是官軍乃大振  
 凡烏之戰陣謀取案牘書奏之事皆咨之嘗為烏啓事京師憲宗皇

帝語及陣法曰卿何以知戰對曰臣固淮西之戰者也讀書餘事耳  
遭太夫人喪服闋以從來所賦詩投宰相令狐楚屢吟賞於有文  
章者宰相段文昌在蜀時愛君之磊落善呼吸人遂相奏天子以君  
爲殿中侍御史銀州長史知刺史事先時銀之長不命於朝數十年  
矣諸將攝理奪其馬牛夷人苦益復叛遠君始受命指羸輸之白四  
足者謂予曰君爲我識之此馬苟無死不復易矣至所治黨項諸羌  
來會聚君告以忠信廉儉皆出涕無敢違告者歲餘受代酋長拓拔  
建宗等七百餘衆遮擁不欲去君馳去之建宗等稍稍隨至境果以  
羸輸之白四足者歸京師自外無餘畜及君之歿諸羌之長不絕聘  
尋授河西令侍中弘方在蒲得君喜甚因請自貳朝廷以水部員外  
郎兼侍御史充河中節度副使又歲餘君所善元稹爲宰相朝謂君  
曰君將展矣亟薦之稹竟不能用尋除萬州刺史病於汝竟以長慶  
三年某月日卒所寓年若干以某月日葬某所君五男二女李氏婦

洎處子皆女也統明旣明越明坎明總明皆男也處士祿汾始終視其喪始君善交人凡氣志豪健尙功名者多師之投分誓且死爲收長用慈儉閭里皆愛惜少爲陸尙書長源李尙書元素鄭司徒餘慶杜司空黃裳所知羣公更處重位君亦不能遂所欲烏之知且委也事以喪廢韓之器且薦也卒不獲用命也已予爲監察御史時始與君更相許與爲將相予果爲相而不能毫髮加於君非命也予罪也抑不能專善善惡惡之柄耶不然何二世死忠之家旣生如是之傑而卒不能成就之嗚呼銘曰

氣成鬱噎必爲風雲有志不洩死當能神神固不昧故吾有云天子思我朋嫉我思雖我頽蹙心我不泯誓致堯舜封山侍巡慟告君墓報君知人

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并序

敘曰予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小大之有所總萃焉始堯舜時君臣以

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殷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練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其餘無聞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尙相比擬秦漢以還採詩之官旣廢天下妖謠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逮至漢武賦柏梁而七言之體具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爲五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亦雜而詞意簡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爲而爲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文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往往橫槊賦詩故其抑揚冤哀存離之作尤拯於古晉世風概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以簡慢歎習舒徐相尙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爲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無取焉陵遲至於梁陳淫豔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劇又宋齊之所不取也唐興官學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爲律詩由是而後文變之體極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効齊梁則不逮於魏晉工樂



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暇則纖穠莫備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古傍蘇李氣奪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尙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爲能所不能無可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予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摸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弃凡近則李尙不能歷其藩翰况堂奧乎予嘗欲件拆其文體別相附與來者爲之准特病嬾未就適子美之子子嗣業啓子美之柩襄祔事於偃師次于荆雅知予愛言其大父爲文拜予爲誌辭不可絕予因係其官閥而銘其卒葬云係曰晉當陽成侯姓杜氏下世而生依藝令於鞏依藝生審言善詩官至膳部員外郎審言生閑閑生甫閑爲奉天令甫字子美天寶中獻三大禮賦明帝

奇之命宰相試文文善授甫曹屬京師亂步謁行在拜左拾遺歲餘以直言官出爲華州司功尋遷京兆事旋又弃去扁舟下荆楚間竟以寓卒旋殯岳陽享年五十九夫人弘農楊氏女父曰司農少卿怡四十九年而終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歿命其子嗣業嗣業貧無以給喪收拾乞匄焦勞晝夜去子美歿後餘四十年然後卒先人之志亦足爲難矣銘曰

維元和之癸巳粵某月某日之佳辰合窆我杜子美於首陽之前山嗚呼千歲而下曰此文先生之古墳

元氏長慶集卷第五十六

子道又數年後年正十歲

無事于無事平白此文非全不古也

無事于無事平白此文非全不古也

無事于無事平白此文非全不古也

無事于無事平白此文非全不古也

無事于無事平白此文非全不古也

元氏長慶集卷第五十七

碑銘

故河陰留後元君墓誌銘

故建州浦城縣尉元君墓誌銘

唐故朝議郎侍御史內供奉鹽鐵轉運河陰留後河南元君墓誌銘

有魏昭成皇帝十一代而生我隋朝兵部尚書府君諱某後五代而生我比部郎中舒王府長史府君諱某君即府君之第二子也諱某字玄度娶清河崔鄰女生四子長曰易簡滎陽尉次從簡曲沃尉次行簡太樂丞幼弘簡長女適劉中孚中孚早卒次嬰疾室居次適蘇京舉進士次適李殊殊妻早夭君始以恆王參軍附太學治春秋中授左清道府錄事參軍歷湖丞秩罷丁比部府君憂服闋調興平長安萬年尉丁滎陽太君憂服闋除萬年丞遷監察御史知轉運永豐

院事殿中侍御史留務河陰加侍御史賜緋魚袋元和十四年以疾去職九月二十六日歿於季弟虢州長史稹之官舍嗚呼我尙書府君有大勳烈於周隋氏我比部府君積大學行搢紳間我諸父法尙嚴家極貧而事事於喪祭賓客雖帚除薪水不免於吾兄貞元初蝗且儉我先太君白府君貨女奴以足食君泣曰太夫人專門戶不宜乏使令取新婦氏媵婢以給貨向是三十年養育八男女始元和中乃復奴婢之籍焉先府君叢集羣言裁成百葉書抄君懼不得授乃日一食以齋其心者一月先太君憐而請焉由是盡付其書是歲貨足食之一日也日一粥而課寫千言三歲乃卒業先府君 養之歲前累月而季父侍御史府君捐館予伯兄由官阻於蔡叔季皆十年而下遺其家唯環堵之宮耳皆曰貨是以襄二事可也君跪言於先太君曰斯宇也尙書府君受賜於隋氏乃今傳七代矣敢有失守以貽太夫人憂死無以見先人於地下由是匍匐乞以終其喪自興

平長安萬年尉俸不過三四萬然奉顏色潔禱祀備吉凶來賓客無遺焉均也已雖遊千里貿費毫釐未嘗不疏之於書還啓先太君下示仲叔季且曰尊夫人慈不我責不如是自束陷不義矣其在干京邑專捕盜者八年破囊橐掘盤牙不可勝數莫不刑者不懇強者不暴其在河陰也朝廷有事於淄蔡累百萬之費一出於是朝令朝具夕發夕至者周五星歲而後功成役罷凡主供饋之百一於君者皆以課還唯君終不言賞賞亦不及嗚呼君之生六十七年矣四十年事親無一日之怠三十年養下無一詞之倦撫諸弟無正色之訓而亦不至於不恭敬諸子無鞭笞之責而亦不至於不令以閑處劇而吏不忍欺以直立誠而忤不及物沒之日三子不待無一言之念知叔季之可以教姪也室空牆壁無一顧之憂知叔季之可以任喪祭也嗚呼愛我者張仲知我者鮑叔子生幾何懼不克報或不忘記之斯文銘曰

唐元和之己亥惟孟年十一月十六日仲月之良辰合葬我元君子  
咸陽縣之洪瀆川從先太君之後域而共闕于夫人崔之墳

唐故建州蒲城縣尉元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莫之有魏昭成皇帝十七世而生某官某君卽某官之次  
子也少孤母曰渤海封夫人提捧教訓不十四五其心卓然讀書爲  
文舉進士每歲抵刺史以上求與計去且取衣食之資以供養意義  
漸聞於朋友間無何宗姪義方觀察福建子幼道遠自孤其行拜言  
勤求請君俱去太夫人曰吾有爾兄養足矣爾其遂行旋授建州浦  
城尉宗姪之心腹耳目之重以至閨門之令盡寄於君上下不怨誠  
且盡也又無何宗姪觀察鄜坊君亦俱去心腹耳目之寄皆如初宗  
姪歿子公慶號駭迷謬無所據君自始至卒任持之公慶事公雖及  
喜愠不敢專元和中丁封夫人喪痛毒哽咽結氣膏肓既喪遂卒不  
散十五年八月二日終于京城南享年五十八公慶襲其事夫人濮

陽吳氏賢善恭幹生一女女亦惠和天君前累月嗚呼吳夫人可謂  
生人太苦矣予與君伯季之間十歲相得師學然諾出入宴游無不  
同也及逾三十年予亦竊位偷名官進不已然而終無濡縷之力及  
於君君何足悲適自悲耳銘曰

維元和庚子十一月之四日禽交加六神沒于嗟元君歸此室

元氏長慶集卷第五十七



元月三集集卷連氏十十

華天味類千十一月八日因日為父休去轉發子轉行有編法正  
外傳有司天族有國無何論曰

同世父會二十五年年志類分論之而論不可論也其論類人其  
主人太清美年與昔所無之間十進時時也其進出入其法也其  
則其月其法也其法也其法也其法也其法也其法也其法也其法也

元氏長慶集卷第五十八

碑銘

夏陽縣令陸翰妻河南元氏墓誌銘

左千牛韋珮母段氏墓誌銘

葬安氏誌

夏陽縣令陸翰妻河南元氏墓誌銘

陸氏姊事父母以孝聞事姑如事母善伯以悌□□事兄睦族以惠和煦下以慈愛四者謂之吉德然而不壽也嗚呼享年三十有□歿世於夏陽縣之私第是唐之貞元二十五年十二月之初五日矣冬十月十有四日葬於河南洛陽之清風郡平樂里之北邙原從祖姑兆上永貞之元年歲乙酉朔日景申辰在己酉須時順也始祖有魏昭成皇帝後失國今稱河南洛陽人焉六代祖諱嚴在周爲內史大夫以諫在隋爲兵部尙書昌平公中□君子曰忠之後必復降五世

而生我皇考府君府君諱某以四教垂子孫孝先之儉次之學次之政成之當乾元廣德之間郡國多事由雲陽昭應尉馮翊猗氏長遷于殿中侍御史或未環歲或未浹時而五命自天非夫公不來則人不蘇公不遷則善不聳何是之速也董芳書奏議者凡八人其在比部郎中也宗人得罪有不察夫玉與珉類而不雜□屈我府君爲號州別駕累遷舒王府長史至則懸車息□宴如也嘗著百葉書要以萃群言祕牒一開則萬卷皆廢由□懼夫百氏之徒一歸於我園所不樂也故世莫得傳□□業至矣不峻其位不流其化時哉時哉我外祖睦陽鄭公諱濟官族甲天下我太夫人聖善六姻□□□以憫默罰婢僕傭保以莊勵爲鞭笞用至於兒稚不能□楚而嗃嗃於他門肆我伯姊穆其嚴風柔以慈旨於人□□□矣生十四年遂歸於靈郡陸翰翰國朝左侍極兼宰相信之玄孫臨汝令祕之元子魏出也魏之先文貞有匡君之大德翰少孤事親以至行立釋褐太平主

簿我姊由是而歸之逮陸君之宰夏陽也事姑垂二十年矣姑愛之若慈母婦敬之若嚴君雖母兄之饋不授於姑則不至而況於私其財乎閨門之內未嘗以往復之言聞婢僕而況於相色乎及太夫人之沉痾也夫人亦不利行有年矣然而藥不嘗於口則不進衣不出於手則不獻冬之夜夏之日環侍其側者二三歲衣不釋體倦不形色曾不以己之疾爲瘡矣嗚呼閔之養其親也方於此何如吾不知也至於陸君之在疚也克哀敬以終□之舊疾暴加不數日而薨作陸君糜職他縣至則無及矣將訣之際子號女泣問其遺訓則曰吾幼也辭□報親日短今則已矣不見吾親親乎親乎西望而絕痛夫孝於親敬於姑順於夫友於兄弟辭世之日母不獲撫夫不及決兄不得臨弟不得侍天平淑善反以爲罪乎二女曰燕曰迎兩男師道嶠夫人兄沂兄秬弟積弟積或游遠或守官或歸養皆不克會葬陸君先是職于使又不克董喪從父季□以二子襄事禮也□尊夫有

命于小子積曰吾大懼夫馨香之行莫熾于後爾其識之是用銜恤  
隕涕篆銘于壙銘曰

嗚呼有唐陸氏孝夫人元氏之墓

唐左千牛韋珮母段氏墓誌銘

唐少保贈僕射韋公幼子左千牛珮母曰武威段氏故衢州司田叅  
軍岌之第二女也其四代祖褒國公揚州都督贈輔國大將軍生曾  
祖宣州長史諱弘珪生大父鄜州刺史諱懷本先是僕射裴夫人早  
世女抱子幼思所以仁之者命主□之始長安令至于都留守持門  
戶主婚嫁者殆十五歲當貴大之家處謙謙之勢然而不怨不德禮  
得其宜信難矣今僕射喪益不失非感勳列之後其孰能如此哉元  
和四年九月十九日暴疾終於履信第享年四十定其年十二月二  
日葬于河南縣龍門鄉之午橋村凡韋氏之族姻聞其喪莫不親者  
悲踈者嘆不亦善處其身哉故僕射諸子洎諸女皆服兄弟之母服

而哀有加焉始予亡妻生不月而先夫人歿免水火之戒成習柔之  
性用至於粧櫛針組書誠琴瑟之事無遺訓誠有以賴焉是以予妻  
之言於予曰離則思思則夢夢則悲疾則泣戀戀然予不知其異所  
親矣決予之際切以始終於敬爲託焉今日之誌其終乎銘曰  
母以子貴貴必因人人本乎祖祖威厥勳昔我稚室懷其仁仁莫之  
報沒沒而有云今復泯矣報之斯文

葬安氏誌

予稚男荆母曰安氏字仙嬪卒於江陵之金隄鄉莊敬坊沙橋外二  
里嫗樂之地焉始辛卯歲予友致用憫予愁爲予卜姓而授之四年  
矣供侍吾賓友主視吾巾櫛無違命近歲嬰疾秋方綿痼適予與信  
友約浙行不敢私廢及還果不克見大都女子由人者也雖妻人之  
家常自不得舒釋況不得爲人之妻者則又閨衽不得專妬於其夫  
使令不得專命於其外□□不得以尊卑長幼之序加於人疑似逼

側以居口身其常也況予貧性復事外不甚知其家之無苟視其頭  
面無蓬垢語言不以饑寒告斯已矣今視其篋笥無盈餘之帛無成  
襲之衣無帛裏之衾予雖貧不使其若是可也彼不言而予察耳以  
至於其生也不足如此而其死也大哀哉稚子荆方四歲望其能念  
母亦何時口口立則不能使不知其卒葬故爲誌且銘銘曰女四  
復土之骨歸天之魂亦旣墓矣又何爲文且曰有子異日庸知其無  
求墓之哀焉

元氏長慶集卷第五十八

元氏長慶集卷第五十八

元氏長慶集卷第五十八

元氏長慶集卷第五十八

元氏長慶集卷第五十九

祭文

告贈皇考皇妣文

告贈皇祖祖妣文

告祀曾祖文

告畚三陽神文

告畚竹山神文

報三陽神文

祈雨九龍神文

報雨九龍神文

告贈皇考皇妣文

嗣子稹等謹以常饌嘉蔬之奠敢昭告于皇考贈右散騎常侍皇妣贈滎陽郡太君今皇帝二月五日制書澤被幽顯小子稹參奉班榮得用封贈越七月二十八日乃詔先夫人曰滎陽郡太君洎八月之九日復詔先府君曰右散騎常侍祗命隕越哀號不逮追念顧復若亡生次惟積泊稹幼遭閔凶積未成童稹生八歲蒙駭孩稚昧然無識遺有清白業無樵蘇先夫人備極勞苦躬親養育截長補敗以禦



寒凍質價市米以給脯且依倚舅族分張外姻奉祀免喪禮無遺者始

兄集得尉興平然後衣服飲食之具粗有准而猶卑薄儉貧給不假足慈訓備至不肖乃立積初一命稹始奉朝供養未遑奄爾遺棄疊罪不死重羅纓裳遷換因循遂階榮位大有車馬豐有俸秩書扇雖存舊老已盡顧是所有將焉用之嗚呼生我者父母享此者妻子勤賴兄嫂優餘者婢僕追孝不過於一奠薦寵不過於揚名哀哀劬勞亦又何報摧圯殞裂酸傷五情謹於先太君載誕之日祇告贈典并焚黃制以獻號慕及痛肝心伏惟尚饗

告贈皇祖祖妣文

奇金三刻錄文

孝孫稹敢昭告于皇祖陳州南頓縣丞贈尚書兵部員外郎府君祖妣贈晉昌縣太君唐氏惟元統運嘗宅區夏選諫賢善俾公彭城公實能德延于後嗣降及兵部爲隋巨人抑揚直聲扶衛衰俗戶部績

紹傳于魏州蘊鬱懿粹族用繁昌始兵部賜第於靖安里下及天寶  
五世其居冕昇駢比羅列省寺一日秉朝 凡十四五叔仲伯季  
姊妹諸姑洎友壻彌孫歲時與會集者百有餘人冠冕之威重於一  
時燕寇突來人士駭散蔭籍腴削龜繩用稀我曾我祖仍世不偶先  
尚書威德大業屈於郎署小子稹蒙幸餘福據有方州今皇帝嗣位  
之初澤被幽顯尚書府君洎滎陽郡太夫人當進封贈小子稹伏念  
先尚書嘗以比部郎乞換追命朝列不許大孝莫申是用追述先志  
乞回恩於祖父祖妣是歲八月十八日詔以兵部員外郎晉昌縣太  
君來告第摧慕感咽五情傷殞謹以仲冬日至修奉常荐焚獻制書  
昭告神几伏惟尚饗

告祀曾祖文

孝曾孫稹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曾祖岐州參軍府君禮稱  
約禘蒸嘗一歲用是四者而已唐制位五品皆廟祀廟祀亦以求吉

日其餘未廟祀者各奉家傳疎數每異昔我先府君深惟孝思終己不怠每歲換正至涉佳辰覩兒孫賓遊相會聚未嘗無悲是用日至暨正旦仲夏之五日季秋之初九莫不修奉祠祀以達事生之意焉逮小子積冒華官榮當立廟以事先人於京師會值譴出未果修構宗子積牧民於金復不克以上牲陪祀每衣裘葛酸傷五情今謹依約廟則每歲以二至二分暨正旦與宗積彼此奉祀於治所始用變禮不敢不告伏惟尙饗

告畚三陽神文

維元和十三年歲次戊戌十一月辛巳朔十日庚寅通州司馬積用肴酒爲州人告于畚三陽之神圖籍鑄載耆艾傳述通之盛時戶四万室耕稼駢緻謠謳湧溢塵閑珠玉樓稚丹漆孝順子孫廉能吏卒軒然神功坐受嘉粟政式不虔人用不謚奪富撓豪軋窮役疾弱者逋播悍者憤佛饑饉因仍盜賊倉卒閭落焚燔城市剽拂人民遂空

萬不存一神居毀蕩神氣蕭懸再完陋宮榻不容膝僅有鷄糞無復  
芬苾豺虎號噪麋鹿幽噓厲鬼羶人貪吏殄物闐闐丘墟門戶蒿草  
神又何情受人祈乞嗚呼罔天軸地羅星走日水火炎潤原濕生出  
古不獨加今不獨屈化由人興胡不爲率我貳茲邑星歲三卒熟視  
民病飽聞政失自喪守候月環其七弊深力薄未暇纖悉都虛虛持  
先後排比附防風俗簡用紀律功不甚農虛不勝實乃勸人大課  
芟銓人人自利若受鞭秩旋六千里功旬半畢嗚呼教則人功理有  
陰陽農勸事時賞信罰必市無欺奪吏不侵軼非神敢煩在我有術  
雷蟄雨枯蒸頑曝鬱導百來呵厲四逸非我敢知有神之吉惟我  
惟神各恤其恤神永是邦我非常秩繼我者誰爲神斯慄尙饗

告畚竹山神文

稹聞天好平施而特累山嶽許其嵩崇聖王亦視之公侯不惜牲幣  
蓋以其鎮定區宇舒貯風雲毓樞棟礎洎百穀萬貨以資養於人

也至於蒙翳蒼羅惡木穴窟蛇虺豺迎礙吞噬以遂其高傲堅頑之勢非天意也按通之載號神爲名山川且邇邑屋而扶道途然而不斫不穫不礎不柱叢集羆蟒蔽弊道路將五十年矣實人力之不足於山也非神之過今天子斬三叛之明年通民畢賦用其閒餘夾津而南開山三十里爲來年農種張本自十月季旬周甲癸而功半就郡司馬元稹率屬攸置酒肴以告于神曰通之邑居纔二百室一旦爲神剪翳穢豺狼幅員六十里之地亦足爲用力於神神其戒哉敬用嘉祝祝曰爲山輸力爲民豐食廩以萬億蠹賊以殛報用黍稷謚用正直播布不殖淫厲不息風雨不式猥麋不比俾民無得將他山是嗇棄神之域爲神之羞永永無極神其畏哉尙饗

報三陽神文

維元和十二年九月十五日文林郎守通州司馬權知州務元稹謹遣攝錄事參軍元叔則以清酒庶羞之奠以報于三陽神之靈越九

月始踐朔霖雨旣旬式從榮典俾吏拜稽首祈三辰克霽于神神初  
饗若不踰祈幽妖靈虺不克 負輸穫熟者賴神之仁仁必報式備  
報典不敢諉伏惟尙饗

祈雨九龍神文

稹始長慶二年夏六月相天子無狀降居于同愁慚焦勞求念隱思  
有以報陛下莫大之恩涉歲于茲理用不效冬不時雪春不時雨越  
二月宿麥不滋耒耜不刺大懼茲歲患成于人以羞陛下之獎寄刻  
責罪悔罔識攸 凡天降疵厲必因於人豈予心之虛削孤獨依倚  
氣勢耶將予刑之僭濫失所寃哀無告耶或予政之抑塞和令開洩  
閉藏耶舉動云爲罔不在我神怒天譴降災于我身我不敢讓今夫  
蠹蠹何罪物物何知使不肖者長理而災害隨至無乃天之降罰不  
得其所耶痛毒惻怛無所赴露惟龍司水于同同人神之謹齋戒沐  
浴叩首揮淚願以小子稹爲千萬請命於龍龍其鑒之克三日雨我

田疇其育以報不然災于予身亦足以謝伏惟尙饗

報雨九龍神文

同州刺史元稹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九龍之神是月己巳刺  
史稹以二從事蒙受塵露百里詣龍爲七邑民赴訴不雨予固慚惻  
言訖涕下親爲龍言龍意享若是夕而應庚午而降辛未而洽癸酉  
而飶甲戌而霽乙亥而報報典不渝龍祐宜永訖是嘉穀勿旱勿瘵  
歲其有成無忘龍德尙饗

元氏長慶集卷第五十九

元氏長慶集卷第六十

祭文

祭淮瀆文

祭白學士太夫人文

祭庾侍郎太夫人文

祭亡妻韋氏文

祭亡友文

祭淮瀆文

維元和九年歲次甲午十二月朔甲辰某日辰使謹遣某用少牢醴酒之奠昭禱于淮瀆長源公之靈浩浩靈源滔滔不息流謙順處潤下表德清輝可鑑浮穢不匿月映澄鮮霞明煥絕經界區夏左右萬國百川委輸萬靈受職越海貢誠載舟竭力明哲用興凶戾潛殛眇爾吳頑蔑然蠱賊鴟張蔡郊蟻聚淮側喪父禮虧干君志愆天子命我滌除妖慝卒乘□□戈鋌嶷嶷電淬爪牙雷憤胸臆王心示懷士剪猶抑柔叛□衷取順拾逆咨爾有神逮爾有極彼暴我仁彼枉我



直歸我者昌倍我者闢不斬祠祀不涇溝洫不殄渠魁不虐畏逼不  
進梯衝不耀矛戟火滅燎原人歸壽域然後潔神牛羊奉神黍稷告  
神有成謂神不惑尙饗

祭翰林白學士太夫人文

維元和六年七月某日文林郎守江陵府士曹參軍元稹謹遣弟某  
姪男祗酌捧饌敢昭告于白氏太夫人之靈嗚呼分同伯仲古則拜  
親既陪長幼之列遂生骨肉之恩禮由情展情以義殷情至則爾豈  
獨古人况積早歲而孤資性疎愚□不得爲達識者所顧亦不願與  
順俗者同趨行過二十塊然無徒及太夫人令子藝成學茂德馨一  
舉而擧芳蘭署再舉而振藻彤庭愚亦乘喧濫吹謬列莖英跡由靜  
合言以心誠遠定死生之契期於日月可盟□同金石愛等弟兄每  
均捧檄之祿迭慶循陔之榮用至於二門之童孺莫不達廣孝之深  
情逮積謫居東洛泣血西歸無天可告無地可依喘息□盡心魂已

飛太夫人推濟壑之念憫絕漿之遲問訊殘疾告諭禮儀減旨甘之直續鹽酪之資寒溫必服藥餌必時雖白日屢化而深仁不衰天乎是感人乎詎知不幸餘生苟活重戴冠纓再展升堂之拜旋爲去國之行□澤畔之云幾奄天禍之無名朋友訃告慰問縱橫猶恍恍而期誤忽浪浪而淚盈處衆憫默入門屏營移疾於趨府之辰孰知潛慟視惟幼女在側無處言情行吟倚嘆夢哭魂驚往往不寐晨鐘坐聽豈由禮而當爾蓋感深之所繫嗚呼仁之莫報哀不得申□太夫人以猶在感今古之同塵嗚呼哀哉太夫人族茂□□仁深聖善勵諸子以學故大被澤鄰示諸子以正故寸葱方判保參不疑戒歌非淺重則金鑾之英季則蓬山之選豈□因地而德所貴飭躬而顯何昊天之不吊罔終惠於哲人既生賢與種德何顛頓之相因見聚螢而肄業知織縷之嘗勤□將期於萬石曾不待夫重茵嗚呼哀哉誰非顧復我寶□疾有萌漸禍無因緣哀感行路况乃令子之交親

雖千詞之稠疊終萬恨之莫陳嗚呼哀哉伏惟尙饗

祭禮部庾侍郎太夫人文

外孫女甥朝議郎守尙書祠部郎中知制誥元稹謹以清酌嘉蔬之  
奠敢昭告于庾氏太夫人扶風郡太君韋氏之靈赫赫韋門祁祁騫  
騫蹙蓄峻峙洛澤清源公卿委累賢彥駢繁金玉不耗芝蘭有根厥  
生孟母德威教尊訓下以順睦族以姻猶子猶女惟弟惟昆至者處  
者終無間言他族之長豈無豐温自我均養人用不怨佛氏有云世  
火焚燔慧劍斷網摩尼照昏□心獨得深入妙門嗚呼良人早世素  
業空存□□以義爲軻避喧教自髻亂成于冠婚鬱爲重器瑚璉瓊  
璠南北臺省東西掖垣更踐迭處以慰朝昏孝女視膳令婦執笄封  
燔茅社抱弄荃蓀陔蘭始茂隙駟俄奔神不可□天何足論嗚呼哀  
哉白日入地晝嬰羅軒□燎宵燼銘旌曉翻望望踰閩遲遲改轅佳  
城故兆風樹秋原哀子泣血行人斷魂積也幼婦時惟外孫令姓異

縣謫任遐藩升堂不及執紼空敦伏讀哀誄跪薦芳罇辭訣有禮悽  
愴無垠嗚呼哀哉尙饗

祭亡妻韋氏文

嗚呼敘官闕誌德行具哀詞陳薦奠皆生者之事也於死者何有哉  
然而死者爲不知也故聖人有無知□□嗚呼死而有知豈夫人而  
不知予之心乎尙何言哉且曰人必有死死何足悲死且不悲則壽  
夭貴賤縗麻哭泣藐爾遺稚蹙然鰥夫皆死之末也又何悲焉况夫  
人之生也選甘而味借光而衣順耳而聲便心而使親戚驕其意父  
兄可其求將二十年矣非女子之幸耶逮歸于我始知賤貧食亦不  
飽衣亦不溫然而不悔于色不戚于言他人以我爲拙夫人以我爲  
尊置生涯於獲落夫人以我爲適道捐晝夜於朋宴夫人以我爲狎  
賢隱于幸中之言嗚呼成我者朋友怨我者夫人有夫如此其感也  
非夫人之仁耶嗚呼歎歎恨亦有之始予爲吏得祿甚微塊日前之

戚戚每相緩以前期縱斯言之可踐柰夫人之已而况攜手於千里  
忽分形而獨飛昔慘淒於少別今永逝與終離將何以解予懷之萬  
恨故前此而言曰死猶不悲嗚呼哀哉惟神尙饗

祭亡友文

嗚呼英英君子汲汲仁義壽則道亨夭亦德熾滔滔衆人汲汲名利  
材不稱官老不識事紫綬榮身黃髮垂穗徒擲天年竊耀名器石頑  
慧明亦有何貴君雖促齡實大其志呼吸風雲擺落塵膩泥盪珠玉  
糞土名位瞪目凡流傾心俊異譽如不聞毀亦不忌不求近効直詣  
殊致圈檻豺狼籠御鵬驥壅山理海吞呵噴渭嶽立英髦粉碎庸媚  
德我者煌煌虐我者惴惴赫赫其門揚揚其氣念昔日之盡言此唯  
君之大意天不降年志亦沒地我輩尤在尙可晞冀故曰交本乎道  
道通乎類身沒類存道則不墜信後圖之未忘柰目前之歔歔昔江  
濱之送君每重宵而疊醉曾不易其津涯忽莫陳於喪次孀婦號呼

哀胤提稚拜我者曩日之舊童示我者絕時之遺字埋萬恨於深心  
泗終天之別淚嗚呼哀哉尙饗

元氏長慶集卷第六十



集外文章

春遊

此一篇乃白樂天所書錢穆父在越摸刻于蓬萊閣下今亡矣

酒戶年年減山行漸漸難  
欲終心懶慢轉恐興闌散  
鏡水波猶冷稽峯雪尙殘  
不能辜物色乍可怯春寒  
遠目傷千里新年思萬端  
無人知此意閑凭小欄干

上令狐相公詩啓

時爲膳部郎中此一篇見長慶小集及舊唐書列傳

積初不好文徒以仕無它岐強由科試及有罪譴棄之後自以爲廢  
滯潦倒不復以文字有聞於人矣曾不知好事者挾摘蕪蕪塵穢尊  
重竊承相公特於廊廟間道積詩句昨又面奉約令獻舊文戰汗悚  
踊慚忝無地積自御史府謫官於今十餘年矣閑誕無事遂專力於  
詩章日益月滋有詩向千餘首其間感物寓意可備矇瞽之諷者有  
之詞直氣麤罪尤是懼固不敢陳露於人惟杯酒光景間屢爲小碎  
篇章以自吟暢然以爲律體卑瑛格力不揚苟無姿態則陷流俗常



欲得思深語近韻律調新屬對無差而風情宛然而病未能也江湖間多新進小生不知天下文有宗主妄相倣倣而又從而失之遂至於支離褊淺之詞皆目爲元和詩體稹與同門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爲詩就中愛驅駕文字窮極聲韻或爲千言或爲五百言律詩以相投寄小生自審不能以過之往往戲排舊韻別創新詞名爲次韻相酬蓋欲以難相挑耳江湖間爲詩者復相倣倣力或不足則至於顛倒語言重複首尾韻同意等不異前篇亦自謂爲元和詩體而司文者考變雅之由往往歸咎於稹嘗以爲雕蟲小事不足以自明始聞相公記憶累旬已來實懼糞土之墻庇以大廈便不摧壞冰爲版築之娛輒寫古體詩一百首百韻至兩韻律詩一百首合爲五卷奉啓跪陳或希構廈之餘一賜觀覽知小生於章句中樂櫨榱桷之材盡曾量度則十餘年之還迴不爲無所用矣詞旨瑣劣冒黷尊嚴俯伏刑書不敢逃讓死罪死罪

右元微之集六十卷微之以長慶癸卯鎮越大和己酉召還坐嘯是  
邦閱六寒暑今種山之喬木數十百章豈亦有甘棠存其閒乎橫空  
傑閣蓋一城偉觀扁表所書則其州宅之卒章也微之以文章鼓行  
當時謂之元和體在越則有詩人入幕府故鏡湖秦望之奇益傳所  
謂蘭亭絕唱陳迹猶可想唐志著錄有長慶集一百卷小集十卷傳  
于今者惟閩蜀刻本爲六十卷三館所藏獨有小集其文蓋已雜之  
六十卷中矣微之嘗彙其詩爲十體曰旨意可觀詞近古往者爲古  
諷流在樂府者爲樂諷詞雖近古而止於吟寫性情者爲古體詞實  
樂流而止於模象物色者爲新題樂府聲勢沿順屬對穩切者爲律  
詩以七言五言爲兩體稍存寄興與諷爲流及爲律諷撫存在感往者  
取潘子悼亡爲題暈眉約鬢匹配色澤劇婦人之恠豔者爲豔詩今  
古兩體其自敘如此今之所編頗又律呂乖次惜矣舊規之不能存  
也元公才名相埒樂天守吳財歲餘吳郡屢刊其文微之留郡許久

其書獨闕可乎予來踵後塵蓋相去二百三十餘年矣乃求而刻之略能離正脫誤之一二不暇復爲公次也書成寘之蓬萊閣乾道四年歲在戊子二月二十四日觀文殿學士左通奉大夫知紹興府兩浙東路安撫使鄱陽郡公洪适景伯書

嘉靖壬子仲春十日東吳董氏宋本翻雕於菱